黃薔薇

約卡伊·莫尔著



黄　薔　薇

〔匈牙利〕約卡伊·莫尔著

湯　真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Jókai Mór

A SÁRGA RÓZSA

据 Beatrice Danford 英譯本 "The Yellow Rose" (Jarrold & Sons, London) 轉譯。

黄 薔 薇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556　字数 68,000　开本 787×940 耗 $\frac{1}{32}$　印張 5 $\frac{1}{8}$　插頁 2
196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6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4) 0.48 元

前　言

約卡伊·莫尔(1825—1904)是匈牙利最有名的小說家。他誕生于科馬洛姆的一个律师家里。他开始是在包戎念書，后来进了外多瑙区著名的巴巴学院，在那儿結識了后来成为伟大詩人的裴多菲。1848年，二十三岁的約卡伊积极参加了反抗奥地利統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

約卡伊在求学时代就开始了創作。他写的小說一共有一百一十卷之多。在作品中，他一再把1848年的革命作为題材。1850年，他在躲避反革命政权的迫害时，就写了两部有关他不久前亲身經历过的匈牙利民族独立战争的書——《掩蔽所札記》和《革命战争》。1869年，約卡伊在他最优秀的作品之一的《鉄石心腸人的儿子們》中，广泛地刻划了革命时期的匈牙利各阶层的人民——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知識分子，对当时的人民的英雄

事迹和民族的深重苦难，作了深刻的描写。

約卡伊是匈牙利散文中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不过他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的描写方法却包含了現实主义的因素。

他写的許多篇幅巨大的历史小說中，有几部，如«在匈牙利的土耳其人»（1853年）、«俘虏拉比»（1879年）等等，在匈牙利是家喻戶晓的。他的最好的小說，如«黑鉆石»（1879年）和«金人»（1873年），有力地譴責了教会对人民的欺騙和外国資本的入侵，描写了和封建社会比起来当时还具有进步性的資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揭露了伴随着資产阶級的生活的种种丑行。

中篇小說«黃薔薇»（1893年）是作者的后期作品之一。这部小說中的主角是霍托巴吉草原的居民，純朴的乡下人，牧牛人和牧馬人。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刻划了匈牙利人民的风俗习慣，鮮明地描繪了匈牙利大平原上的自然景色。无論在对人物或风景的写照中，讀者都能够感覺到作者的强烈的爱国情緒。

譯　者

統一书号：10019·1556
定　　价：　0.48 元

第一章

当时，霍托巴吉尚未通火車，整个阿尔福德还沒有一条鉄路，霍托巴吉的水道也还沒有疏浚。双輪水磨在小河上快活地軋軋作响，水獭无忧无虑地住在蘆葦丛里。

破晓时，一个人騎着馬越过霍托巴吉河对岸的平坦的扎姆大平原（德布萊津是这个地区的中心）走来。他是打哪儿来的，上哪儿去？无从猜測。平原上沒有道路，蹄印和車轍上长滿了野草。直到无边无际的地平綫为止，除了一片野草之外，沒有一棵树，沒有一架井轆轤，也沒有一幢茅舍来破坏这神秘的綠色草原。那匹馬任意馳騁着。騎馬的人在馬鞍上打瞌睡，脑瓜儿一頓一点，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不过他的脚始終沒有滑出馬鐙。

看样儿，他明明是个牧牛人，衬衫袖子紧紧束

在手腕上——穿了长袖子和长角畜牲相处是不方便的。他身着蓝背心和一件有几排鈕扣的黑色短上衣，他的斗篷也是黑的，上面綉着銀色花朵，用带子束着，随随便便地披在肩上。左手松弛地握着两条繮繩，右腕子上吊着一根很粗的鞭子。前面鞍角上縛着一根长长的鉛头棍。在他那頂帽子的朝上翻的寬寬的帽沿上，插着一朵黃薔薇。那匹馬老是昂起头来，搖着有穗子的鞍套，使得騎馬的人一下惊醒过来。他的第一个动作是伸手摸摸帽上的薔薇有沒有掉了。接着，他除了帽子，爱不忍释地聞聞那朵花（虽然它并沒有一般薔薇的香味），然后又把它重新好好插在帽边上，脑瓜儿一昂，好象希望这样一来可以看到这朵薔薇似的。不一会，很可能是为了免得打瞌睡，他开始低声哼唱起他那支心爱的歌来了：

要不是酒家就近在咫尺，
要不是我在金碗銅杯里
找到了这般的欢快，
我不会留連忘返，我的爱人，
这样地迟迟不归来。

但是不一会他的头又挂下去，不住地打起盹来，这样一直到蓦地惊醒；发覺到黃薔薇已經掉了！

他勒轉馬去，开始在一片野草、黃莓花、針叶草和睡蓮中寻找那朵花。最后，花找到了，他把它插在帽子上，又唱起歌来：

小园子里有棵苹果树，
满綴着烂縵花朵。
那儿呵康納謦花怒放，
純摯的姑娘怀着眞情，
这正是我要去的地方。

接着，他又睡去了，掉了薔薇花，于是他又轉身回去寻找。这一次他找着时，看見它落在一丛淡紅色的薊花中，他差点把那棵植物踢了个粉碎。因为——因为它居然胆敢来吻他的薔薇花！接着他又跳上了馬鞍。要是这个牧牛人講迷信的話，他就不会第三次再拿这朵黃薔薇插到帽子上去了。要是他懂得鳥語的話，他就会知道那一大群振翅高飞、迎接朝霞的小云雀这会儿正在嘁嘁喳喳喊些什么。“别戴了——别戴这朵黃薔薇！”但这个霍

托巴吉的乡巴佬是个刚愎頑固的人；他既不知道害怕，也不講迷信。

不过，为了寻这朵蔷薇花，他到底浪費了不少工夫——虽然这是很值得的事——他可得在牛群飲水的时候赶到扎姆牧場啦。那时候，工头准会声色俱厉地咒罵他。好吧，让他罵吧！帽子上插了朵黃蔷薇，才不来怕你一个工头哩！

馬突然一声嘶喊，他吃了一惊。一个騎馬的人漸漸駛近过来，他騎的是一匹額上有一块白斑的栗毛馬，显然是自己这匹馬的老相識。騎馬的是一个"基珂什"（牧馬人），从他那翻飞着的大袖子，綉着郁金香的白斗篷，两个肩上套着套索，特别是从他不給他的栗毛馬系一条肚带这一点上，就看得出来。两个騎馬的人，跟他們的坐騎一样，也是熟識的，因此他們就加馬一鞭，互相走了近来。这两个人，虽然模样儿长得迥然不同，却都是地地道道的匈牙利人，就跟第一批打亚洲流浪来的匈牙利人沒有两样。牧牛人肩膀寬闊，矮矮胖胖，骨格粗大，圓圓的面庞，紅紅的腮帮，在他的下顎、嘴巴、眉毛和那綹小小的翘胡子上，自有一股冒冒失

失的神气。他的栗色的头发修剪得很短，他的眼睛是淡褐色的，虽然乍一看去，几乎是綠的。

那个基珂什身体强壮，胸脯結实，同时又很矫健。一张长圓脸，給太阳晒得变成了黃橙橙的靑銅色，五官端正，輪廓分明，黑黑的眼睛，炯炯发光，一綹黑胡子彎彎地上翹着。一头漆黑的头发，散披在肩上，一圈一环，宛如波浪。

两匹馬友好地噴噴鼻子，基珂什先向他的朋友打招呼。

"日安，伙計！你起得早啊。也許你根本就沒有睡覚吧？"

"謝謝。正是这样。有人使我睡了去，又使我醒了过来！"

"你这会儿是打哪儿来呀？"

"还不是打馬塔平原来。我上兽医那儿去来着。"

"上兽医那儿？你还不如把你这匹馬立刻宰掉算了吧。"

"为什么？"

"这样比赶不过医生和他那匹老馬总好一点。

他半个鈡头前，刚乘着那輛双輪单馬車經过这儿，磨磨蹭蹭地赶往馬塔牧場去嘛。”

“嘿，嘿，伙計！牧羊人那头白驴子就常常赶过你这匹小栗毛馬吶。”

“哼。你帽子上的黃薔薇多美呀，伙計！”

“誰討人爱了，誰就戴这朵花！”

“但愿他說这話不后悔！”

基珂什威胁地举手把拳头一揚，大袖子一滑而下，露出了一条給太阳晒黑的、肌肉結实的胳臂。

两个騎馬的用靴刺把馬一踢，就各走各的路了。

第 二 章

牧牛人快步向牧場駛去，不一会，扎姆的几座小山、小小的洋槐树林和三架井轆轤都从地平綫上露了出来。不过，到那儿馬还得跑上好一陣哩！他当即从帽上取下那朵会泄露秘密的薔薇花，拿

他的紅手帕把它包好了，塞进他的束着袖口的袖子管里。

这时，那个牧馬人正赶着馬向相反的方向前进，那边下面伸躺着的一道霧靄般的淡藍色的綫条，就是霍托巴吉河的河道。他这会儿是上长着黄蔷薇的那个蔷薇丛那儿去。

整个霍托巴吉地区，只在客栈老板的园子里有一棵黄蔷薇。

据說，那是某个外国人打比利时把它带来的；这棵奇丽的黄花，要盛开整整一个夏季，从圣灵降临周[1]开始，一直到降临节[2]，还是滿枝蓓蕾；顏色黄得如純金，花的气味与其說是蔷薇香，倒不如說更象麝香葡萄酒的味儿。許多人聞了都醺醺欲醉！人們把常常去采这些蔷薇花的那个姑娘——幷不是为她自个儿采的——也喚作了“黄蔷薇”。

这个姑娘，开客栈的老头是打哪儿搞来的，实在是个謎，因为他幷沒有妻子。这准是哪个异乡

---

① 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在五月份。

② 圣誕节前四周間，在十一月底。

人把她丢在这儿，而老头把她收养了下来，以至成了今天这样一朵楚楚动人的花儿。她的腮帮不象别的姑娘那样紅得象玫瑰花，而是一种洁白的奶油色，不过一点儿不带病容，却显得生气勃勃；并且，当她微笑的时候，好象包着一朵火，閃閃发光。她的嘴巴角上长着一对酒窩，仿佛这张嘴生来就是为了笑似的，再配上一双烏黑的眼睛，黑得簡直說不上是黑是蓝，假如有誰朝她看上一眼，他就会把别的事情忘个一干二净。她的黑头发編成一条辮子，上面系了一条黃絲带。别的姑娘用榅桲汁搽头发，使头发蜷縮，而她的头发却天然蜷曲成波浪形。

她并且会唱歌！唱起来音調多优美啊！欢乐的时候，她唱歌，悲哀的时候，她也唱歌，什么时候都唱；不唱歌，一个农家姑娘是无法过活的。一唱歌，干起活来就比較輕松，日子就不愁冗长，赶路就不覺遙远，什么也比不上唱歌的。清晨，朝阳把天空映成了淡紅色，她在园子里除草，你会听到她的歌声。

老头自个儿不管事，把客栈里的一应事务全

交給了姑娘照应。她旣要伺候，又要下厨房，又要管理帐目。老头只照管他的蜂箱，这会儿他正在忙碌着，因为蜜蜂在嗡嗡叫啦。

突然，院子里传来一陣馬蹄声，几只狗兴高采烈地吠了起来。看到老朋友来到，它們就是这样喊叫着来迎接的。老头儿喊道：

“克拉莉！进来啊！你沒听見狗在叫嗎，一定是顧客来啦，去照应一下！”

姑娘放下了那件因为除草而翻卷起的条紋长上衣，穿上她的有扣带的鞋子，在水罐里洗了手，用围腰布揩干淨了，然后解掉了那块围腰布，因为原来里面还系着一条寬大而干淨的围腰布，腰带上吊着一串鑰匙。她解下她的花稍的头巾，用潤湿的手掌按按头发。接着她在薔薇丛上折了一朵薔薇，把它插在头发的一边。

“又采了一朵薔薇花！”老头儿咕噥道。“也許来的不过是个宪兵呐！”

“不过是个宪兵又怎么啦？为什么宪兵就不能象别人一样在帽子上戴一朵薔薇花？也許是你看不起他吧？这也得看是什么样的宪兵嘛！”

但是姑娘到外面一看，根本不是什么宪兵，坐在那张长桌子下端的是平原上最漂亮的一个基珂什——台契·山陀尔。

"山陀尔！"姑娘一見他就拍手惊喊道，"山陀尔！你回来啦，我的亲爱的。"

他站在那儿，正拿一个空杯子嫳嫳地敲着桌子，满脸惱怒地把头一抬，喊道："拿酒来。"

"山陀尔！"姑娘喊道。

但是那个小伙子只是怒喝着說："我叫你拿酒来嘛，"說着，一下把头埋到了手中。

"这么久不来了，現在一見面，就这样客气地給人家道个'早安'！"姑娘大声說道。牧人一听，多少恢复了点理性，因为他到底还知道什么叫礼貌。他除下帽子，放在桌上，"早安，小姐，"他說。

"唏！"姑娘向他吐了吐玫瑰色的舌头，恼恨地把肩膀一聳，咚咚咚咚地向酒吧走了去，一边儿走，一边儿身体在发抖。不过，等她把酒取来时，她还是用刚才那个口气問道：

"你干嗎叫我'小姐'？"

"因为……你是个'小姐'嘛。"

“我一直就是小姐，但你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我。”

“彼一时此一时，現在可不同啦。”

“好吧，酒拿来啦。你还有什么吩咐？”

“謝謝你，”牧人說，“現在不要了，等会也許要。”

姑娘把舌头一搭，应了一声，然后就在他的身旁，长凳的一端坐了下来。

基珂什把瓶子举到嘴上，一飲而尽，随手把酒瓶一擲，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你干嗎把瓶子摔破？”她低声問道。

“这样省得别人再从这个瓶里喝酒。”說着，他取出三张十克劳采尔①的紙币——乡下人管它們叫“狗舌头”——擲在桌上，两张付紅葡萄酒，一张賠瓶子。姑娘拿过一把扫箒，仔細地扫除了地上的碎玻璃。然后，她知道他一定还会要酒，就急忙走到隔开酒吧的那道木栏干后面，又取来了一瓶酒。她是多么想正面看他一眼啊！但是他显然猜到

---

① 一种銅币。

了这一点，有意把他的帽子拉低了点。最后，她乘間一把夺过他的帽子，取下自己头发上的黄蔷薇，想把它插到那条飾着帽沿的絲带上。但是牧人看見了，一把将帽子夺了回去。

"把你的蔷薇花留給比我更强的人吧，"他傲慢地說。

"山陀尔，"姑娘終于說話了，"你是有意惹我哭嗎？"

"要哭也是假哭，正象你說的是假話一样。劳扎 費尔科今天早晨离开你的时候，他的帽子上不是插着你的一朵蔷薇花嗎？"

她听了这話，脸孔沒有泛紅，只是一下变得煞白了。

"上帝知道，我——"

但是这时一只手按住了她的嘴，不让她再說下去。

"别乱用上帝的名字！"牧人喝道；"我奇怪，你耳朵上的这副金耳环是打哪儿来的？"

"你这个傻瓜！"克拉莉哈哈笑道，"这不是你自个儿給我的嗎，我只是拿它叫烏伐什洛的珠宝

匠鍍了下金嘛。”

基珂什握住了她的双手、慢慢地、眞摯地把心里的話說了出来。“最亲爱的克拉莉，”他說，“我不再喚你‘小姐’了——我打心底里恳求你，不要对我撒謊。再沒有比撒謊更可恶了。人們常常說，‘撒謊的狗’，其实，狗从来不撒謊；狗嗅到村庄外面有賊，或者发覚到危险，或者听到它的主人回来了，它叫起来是各不相同的，并且从来不乱叫一通。狗是挺忠实的，人才知道怎么样撒謊，人講話才是眞正的狗叫。至于我，从来就不会撒謊，我的舌头是不慣这一套的。男子汉大丈夫，怎能說假話！嘴上长着胡子，却象个怕挨鞭子的懦夫一样信口开河，这太不象話了。嘿，去年秋天这儿征兵的时候，他們把我們大家从平原上招了去。但是市鎭上的人想留住我們，因为沒有了牧人，牛和馬就料理不好。因此，他們先是用錢賄賂委員会的人，然后那些医生又来悄悄嘱咐我們，假装身上有哪种残疾，为了不够条件，就可以免役。劳扎·費尔科就耍了这套鬼把戏！他賭咒发誓說，他耳朵是完全聾的，連号声也听不見；其实，他的耳朵才灵

呐，要是在烏抹漆黑的半夜里，有一头牛在哞哞叫，他也分辨得出是一头失群的牛闖进了牛群，还是一头母牛在呼喚自己的小牛。我惊訝得眼睛都差点从眼眶里掉下来了！唏，他倒会撒謊，这混蛋！輪到我检查的时候，他們說我的心跳得不正常。'嗬，要是心跳得不正常的話，'我說，'这不是我的心有毛病，都是为了那边霍托巴吉客栈里的黃薔薇的緣故。'那几个老爷都用胳膊肘輕輕推推我，叫我相信医生的話，医生說我的心脏扩大了！'嗯，我的心大得只可以容納一个姑娘，如此而已。世界上什么事都跟我不相干！'这样，他們就叫我当了兵；不过都很看重我。他們甚至头发也沒給我剃掉，派我当'基珂什兵'，叫我到麦柔赫介什去管軍馬。不到半年，市議会花了一千福林[1]把我贖了出来，又叫我回来牧馬。不过我得靠自己的一双手做工来还清这一千个福林，这都是因为不会撒謊——会撒謊的話就不至于这样了！"

姑娘想把自己的手抽出来故意打着岔，把这

---

① 匈牙利本位币名，即弗劳林（一百克劳采尔）。

番話当作笑話。

"我看呀，山陀尔，你吃了点官粮，倒学会了讲道啦？眞的，你的口才这样好，你每个礼拜天都应当到鮑尔馬兹－烏伐洛什去当候补牧师才是！"

"咳，咳，别开玩笑，"牧人說。"我知道你的小脑袋瓜里在动什么脑筋。你在想，一个弱女子，除了撒謊之外，沒有别的武器，要不她就会吃亏。兎子有快脚，鳥儿有翅膀，姑娘呢——她有撒謊的嘴！但是，好人儿，我这个人可向来不伤害弱者。藏在树丛里的兎，躲在窩里的鳥，我决不侵犯。同样，我不会伤害一个說眞情实話的姑娘，甚至不会疾言厉色地对待她。不过，要是你对我撒謊，那我就一定要严厉地审判你，尽管你长着个漂亮的腮帮，也把你看成油头粉面的女人一样！瞧你手里的这朵薔薇花，它几乎还沒有放苞，但要是我呵一口气，所有的花瓣就会一瓣瓣开放。我的亲爱的，但愿你是这样一朵薔薇花，向我打开你的心和灵魂。不管你供認什么，我都不生气，而且我一定寬恕你，即使你說的話可能使我心碎。"

"那末你拿什么給我呢？"

"看你留給我多少,就給你多少,"牧人說。

姑娘知道,牧人們早晨喝酒,总是吃些熏肉、紅辣椒和白面包的,因此,她跑去把这些东西拿了来,放在他面前,看到他并沒有輕蔑地拒絕,这使她很高兴。嗯,基珂什从馬靴里抽出他那把鑲花柄子的长刀,割了一片面包和熏肉,一个劲吃了起来。

这时,那扇开着的門上出現了一条看門狗,它摇着尾巴,走到牧人身边,用鼻子擦擦他的腿,然后在他的身旁躺下来,殷勤討好地张着个大嘴巴。

"連波德里也認識你哩;"姑娘說。

"是啊,狗是很忠誠的,只有姑娘才一来就忘了。"

"山陀尔,山陀尔,"她喊道。"真可惜,在那么个紧要关头上,你不会稍微講句假話!要那样的話,他們就不会叫你到麦柔赫介什去当兵了。丢下一个姑娘,一走了之,这可不聪明啊。訨一丛盛开的紫丁香伸在籬笆上,这可不聪明啊,因为这样一来,哪一个过路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采上一朵!"

一听这話,牧人正在吃的一口面包从嘴上掉

了下去，他把它一扔，丢給了狗吃。

“你說的是眞話嗎？”

“怎么不是眞話？你知道这首歌吧，‘暴风雨中姑娘在野外，小伙子用斗篷裹得她暖暖’？”

“对啊，不过这首歌下面还有呐。‘姑娘在陣雨中偎着小伙子，他的斗篷綉着鮮艳的花。’滚开，狗！連你也只在想吃熏肉的时候才搖头摆尾！”

正在这当儿，外面院子里的馬嘶叫起来，姑娘走了出去，不一会，她回来了。

“你上哪儿去啦？”牧人問道。

“把你的馬系到馬廐里去了。”

“誰叫你系的？”

“馬一向由我系的。”

“这回可不同了。我馬上要走！”

“什么？你不吃一点？是不是嫌面包和熏肉不好？也許你在軍队里吃的比这更好？等一下，我去拿些好吃点的来。”

她到壁橱里取出一盘油炸鸡——把鸡肉涂了面粉油炸，再給冷一下，这是牧人最喜欢吃的美味。

"这鸡是誰吃剩留下的？"他疑心地盘問道。

"唔，先想一想看！三教九流的人都上客栈来，誰出錢，誰就能吃油炸鸡。"

"那么昨天夜里你接待过闊佬啦？"

"还用說，"姑娘說道。"有两个維也納来的紳士，还有两个从德布萊津来的。他們一直待到两点鈡才走。要是你不相信的話，我可以去拿来客登記簿給你看，上面有他們的名字。"

"哦！我相信你。"

那只大斑紋猫湯姆，一直在炉子边擦脸，这时站起身来，伸伸腰，弓弓背，一跃而下，跑到基珂什身旁，用脚爪搔搔他的靴子，这个动作預示着冬天一定要下大雪。

接着，它跳进它的朋友的怀里，在他手上擦擦脑袋，抵抵脑袋，慢慢地一个一个舐遍了他的五个手指。最后，它躺下身子，咕嚕咕嚕喊叫了起来。

"你瞧，这只猫竭力想討你好哩，"克拉莉說。

"我可不問它昨天躺在什么人怀里咕嚕咕嚕叫。油炸鸡要多少錢？"

"你！什么也不要，这还用說，又不是别人。但

你这样火急慌忙上哪儿去啊？”

“上馬塔平原去找兽医——我給他捎来了一封信。”

“你在他家里是找他不到的，他今天早晨三点鈡經过这儿，来找那两位紳士。一听說他們已經走了，他就乘着他的双輪单馬車磨磨蹭蹭上扎姆平原去了。一位紳士是莫拉維亚一个伯爵的管家，他想来买几头我們的母牛，到他的庄园里去飼养；另一位德国人是个画家。他把我画进了他的小本子，把那个牧牛人也画上了。”

“这样說来，那个牧牛人也在这儿？”

“当然在这儿罗，他是派来带两位紳士过平原到扎姆牧場去的。”

“只是这件事叫我覺得很奇怪，”基珂什說道，“牧牛人說是給两个紳士当向导来的，却比他們迟一个鈡头才走。”

“天哪！你七盘八問的，好象个法院里的推事！唔，他是来跟我訣别的。他要上很远的地方去了，我們恐怕再也看不見他啦。”

仿佛为了証实她这句話似的，一顆眞正的亮

晶晶的泪珠，从姑娘的眼睛里掉了下来，虽然她竭力想不給牧人看見。这是一顆眞誠的眼泪，但基珂什可根本不去管它，故意把头轉到一边，这当儿她用围腰布擦干了眼睛。接着，他嘴里銜上了他的短短的陶制烟斗。嘴上銜烟斗，表示不接吻。

“牧牛人干嗎上这么远的地方去？”他問道。

“他上莫拉維亚去当牧人头儿，牧放从扎姆买去的牛。他可以得到一幢石房子，許多米谷，和六百福林的工資。他要成为一个紳士啦！在那儿，他們一定会很看重他，因为只有匈牙利的牧人才会牧放匈牙利的牛群。”

“你呐？你不上莫拉維亚去当牧人头儿的老婆？”

“你这个坏东西！”姑娘說。“你知道我是不会去的。你明明知道，我爱的只有你一个人。要不是我給你和这块平原拴住了的話，我可能会去的。唔，我是你的奴隶啊。”

“不一定，”牧人說。“你知道事实并不如此；不管哪一个人，叫你这双眼睛一旦逮住了，他就是到天涯海角，也会回来的。你給他喝了迷药，使得他

不能不想念你。也許，是你在他的衬衣袖子上縫进了你的一根头发，这样，即使他远在九重天外，你也能够把他拉回来。我就是这样的！打我第一次看到你以来，我就一直受着你的摆布。”

“我給你摆布得还不够嗎？”她問道。“我常常心里奇怪，以后我不知会变成怎么样个人！在圣誕节前夜我要求什么人和我一起熔鉛？①我头上裹的是誰的头巾？虽然他从来沒有說过这是訂婚的礼物。当你在烏伐洛什市場上跟别的姑娘和年輕的騷娘儿們跳舞的时候，难道我来偵察过你嗎？”

“要是你沒把那朵薔薇花插在他的帽子上，那就好啦！”

“好，把你的帽子給我吧，这儿有一朵一模一样的，滿可以插上去嘛。”

“不，”年青人說。“我要你給牧牛人的那朵薔薇，不把那朵花取到手，我决不罢休。”

一听这話，姑娘紧紧握着双手，懇求道：

① 我可以嫁給什么人的意思。

“山陀尔！山陀尔！别这样説。你們两人千万不要为了我——为了一朵黃蔷薇决斗！”

“我非决斗不可。不是他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他，我們两人一定要死一个。”

“这就是你所謂不説假話！”姑娘喊道。“你不是刚刚答应过，不再生我的气嗎？”

“不生你的气，是的。姑娘把人忘掉，这是难免的，但是一个男人，可忘不了。”

“天晓得，我可始終沒有忘掉你啊。”

“也許沒有忘掉；正象歌中所唱的——

不管什么人在我怀抱里，

但我心里爱的却是你。

“不，最亲爱的，我不是一个冷酷的人，我也不是跟你吵嘴来的，只不过来讓你瞧一下，我还活着，我沒有死，虽然我知道，要是我死了，你会多么快活。”

“山陀尔！你是要我去买火柴嗎①？”

“火柴，干嗎？”牧人説。“你們姑娘就是这样。

① 当时吞火柴是一种很普遍的自杀方法。

一旦遭到不幸，你們就到犹太人那儿去买上三盒火柴，加上一杯热咖啡，一了百了。不过，其实呢，聪明点的办法，是压根儿避开不幸！”

“别說了。你記得嗎，”姑娘問道，“当我們初次遇見的时候，我們俩做着那个游戏，‘我掉进井里，誰来把我拉出来？台契·山陀尔！’你眞的就把我拉了出来！”

“要是我当时想到，我把你拉出来是为了别人……！”

“唉！”牧人接着叹了一声。“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那首陀罗斯馬磨坊的歌还沒有唱开。”

“是首什么新歌嗎？”姑娘在凳上俯过身去，向小伙子挨近点。“你先唱一遍，我就学得会的。”

于是，台契·山陀尔背靠着墙壁，一只手擱在帽上，一只手放在桌上，开始唱了起来，他那副悲哀的神情，正好和悲哀的歌詞相配：

陀罗斯馬的磨坊，陀罗斯馬的磨坊，
风突然息了，你靜靜地停了下来。
哎，我的无情的鴿子，你管自飞走了！
别人赢得了你的生命，你的爱，

要是你問，这就是唯一的原因，

陀罗斯馬的磨坊不再轉动了，永远不再。

这首歌，好象平原上的薊草的种子，随风吹过，向着四面八方散播开去。姑娘跟着基珂什学唱，遇到唱不周全的地方，他就教她一下，这样一直唱到他們两人都会唱了，就一起很流利地合唱了一遍。唱到最后，两人应該互相接吻。这样歌就完了。

但是克拉莉刚唱到最后一句，台契·山陀尔又把他的陶制短烟斗銜在嘴里。

“瞧你的，又銜上了这个討厌的烟斗！”她愠怒地喊道。

“哦，这烟斗对我挺合适，我也叫你討厌了吧，”青年人說。

“是的，你就是个討厌的家伙！象你这样的小伙子什么用也沒有，只配变成个卷綫杆，去竖在門背后！”

說着她用胳臂肘推了推他。

“你干嗎来引誘我？”他問道。

“我引誘你？我有什么求你的！象你这样的

小伙子，就是成打在拍卖的話，我也一个不买。我是瞎子疯子嗎，一定要爱上你？嘿，象你这样的小伙子，只配得上我的一个手指头，我要的話，可以要上十个！”

她勃然大怒，样儿那么認眞，临到最后連波德里都受了騙，以为女主人叫这个討厌的男人欺侮了，它一跳而起，向着他狠狠嗥叫。这一来，可搞得姑娘哈哈大笑了；但是基珂什旣不因她开心而高兴点，也不覚得有什么可笑的。他只是坐在那儿，綳着张脸，沉默不語，把烟斗銜在牙齿中間。烟斗幷沒有点燃，实际上根本就沒装烟叶。姑娘接着逗弄他道：

“唔，亲爱的！你一定知道你长得很美嘍，”她說，“你就硬是不肯笑一笑，嗯？因为一笑就会使你两只黑眼睛眯細，使你的两片紅嘴唇扭歪，这样就損坏你的美啦！”

“德布莱津可幷沒有因为我长得美，賞給我什么。”

“我可給了你啦。我为了你付出的还不够多嗎？”

“对呀。甚至多得还足够付給另一个人哩。”

“你又来啦？就是为了一朵黄蔷薇？你覺这样妒忌你的伙伴，妒忌你的好朋友？叫他又有什么办法，可怜的人？要是城里的一个风流紳士想摘朵蔷薇花的話，滿园子的花尽可由他挑选，园里有的是各种样儿、各种顏色的蔷薇——紅的、粉紅的、黃的、淡黃的！有首歌不是这样唱的嗎？

只有农家的姑娘才能

好好歹歹安慰农民的心！”

“所以你照顧他啦？”

“唔，这又怪誰呢？怪唱‘他知道他能够，他知道他会得到安慰’的姑娘，还是怪那个听唱歌和懂得这首歌的男人？”

“那你認錯啦？”

“你說过，什么都会寬恕我。”

“我說了一定算数。”

“还爱我嗎？”

“看以后吧。”

“呃！‘看以后’这句話多不切实啊，”姑娘說。“我現在就爱你。”

“要象你从前那样爱我。”

基珂什从桌旁站起身来，把短烟斗插在他的帽子的宽帽沿里，走到姑娘身边，用胳膊搂住她，直瞧着她那对乌黝黝的大眼睛，說道：

“我的亲爱的，你知道，热病有两种病状——一种是发烧，一种是发冷。发烧比較猛烈，但发冷的来得持久；一种痊愈得快，另一种会一发再发。但是我要对你直說，不吞吞吐吐。这都怪我不是，因为要不是我吹动我的黃薔薇的蓇朵，花就不会开放，别的人就聞不到招引各种蜂儿蛾儿的香气。我实在很爱你，不过現在不同了，現在我要用发冷的热病那种持久的方式来爱你。我要眞誠地对待你，就象你的母亲对待你那样，一等我当上牧人头儿，我們就一块儿上牧师那里去，以后就忠实地待在一起，白头偕老。但是，如果我发覺到有别的人在你身旁轉来轉去，那么，上帝保佑我，即使他是我的亲兄弟，我也要砸碎他的脑壳。現在把我的手給你。”他向姑娘伸出手去，她立刻取下她的耳环，放在他摊开的手掌里。

“不，最亲爱的，带上吧，”他坚持道，“你說这

是我的銀耳环，是别人把它鍍了下金，这我不能不相信你！”

于是，她又把耳环带上了，当她戴着耳环的时候，她又想起了那一直擱在心里的事情。不知为什么，这样比喻为发热病时打冷顫阶段的爱情，总不大合她的心意。她知道，发燒的热病比发冷的热病更好些。

姑娘考虑了一下，接着就解下牧人头上的斗篷，把它挂在酒吧的栏干后面，就象她慣常所做的那样，碰到客人付不出酒帳，客人就会拿外衣作抵押品，她就把衣服接过来挂在那儿。

“别急急忙忙的，”她說，“来得及。兽医不到中午，不可能回到馬塔农場的，他得检查所有出售的牲口，还要为双方开証明書。你去的話，也只能看到他那个老管家，你在这儿，可安安稳稳，干干燥燥的，既不会叫你淋陣头雨，也不会叫你淋情人的眼泪。瞧，你刚才的几句話叫我听了多高兴啊！我的脑瓜里要一整天記着这几句話。”

“我給你带了一件礼物来，这你也可以看出，我在很远的地方就想好了这几句話。它放在那边

我的斗篷的袖子管里，去拿来吧。”

袖子管里有許多东西——小刀、燧石、火鐮、烟草袋、錢包，在这一大堆玩艺儿中間，姑娘找到了一个用銀色紙条包扎着的新袋子。袋子一打开，看到里面是一把黃玳瑁梳子，她立刻高兴得笑逐顏开了。

“这是給我的？”

“不給你还給誰？”

一个农家姑娘把辮子繞着梳子盘起来，就表示她已經訂了婚，有了她自己的爱人，她不再是“我們的”人了。而她也不能再唱“我不知道我是誰的情人”这首歌。

克拉莉站在鏡子前，挽起头发，繞着梳子盘成一个結，这样一来，她看去更加俏丽了。

“現在你可以吻我啦，”她說。张开手臂，准备和他接吻，但是牧人把她挡住了。

“还不行，”他說，“我过一下会发烧的，但是現在还在发冷呐。”

这是一种拒絕，姑娘眉头紧蹙，感到很难为情，覺得胸口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不过，她竭力

装出溫柔亲密的样子，尽管她的心里爱和怒正在剧烈搏斗——正因为爱，所以会怒。

“在烤魚的时候，要我唱那首你欢喜的歌嗎？”她問道。

“爱唱就唱吧。”

她走到炉子边，在养滿着霍托巴吉魚（喚做“卡拉斯”）的大琵琶桶里取出一尾魚，用菜刀把它在背部和腹部切开，上面撒了一层盐和胡椒，然后插在一根烤肉叉上，放到紅通通的火炭旁。接着，她就用她的清脆甜蜜的嗓子唱了起来：

嘴！平原酒家的美好的姑娘，
拿来檸檬和酒，又給我把魚烤，
叫你的老媽子在外面守望，
把她看到的一切随时来报告。

这首歌自有一种感人的魅力，歌声一起，就会使人恍惚看到一片茫茫无边的大平原，以及地平綫上浮現着海市蜃楼的种种幻象，而且还听到了牧羊人的笛子和牧牛人的悲哀的号角的回声。除此之外，“貝加尔”（平原上的强盗）們的全部冒险故事，一生經历，不是也都包含在这两句歌中了

嗎？

叫你的老媽子在外面守望，

把她看到的一切随时来报告。

魚一烤黄，姑娘就端給基珂什。这道菜一般总是这样吃的：一只手握着烤肉叉的末端，一只手用小刀把魚肉一点点掐下来。用这样的方法吃，味道最美，一个姑娘用烤肉叉为男人烤魚，这是向她的情人吐露爱情的最明显的表示。看他津津有味地吃着她亲手調制的食物，这有多么快活啊！

这时克拉莉継續唱道：

“九个提着发光的武器的宪兵来了！”

那姑娘气急败坏地惊喊；

“貝加尔”立刻跨上了栗毛快馬，

奔向隐現着海市蜃楼的莽原。

从前，当他們一块儿唱这首歌，唱到“立刻跨上了栗毛快馬”这一句时，牧人就会把他的帽子一下抛向屋椽，在桌上砰的敲上一拳。

但是現在他漠然不动。

“你如今不欢喜这首歌了？”姑娘問道。“連这也不能使你高兴嗎？”

“我为什么要高兴？我既不是‘貝加尔’，和那班盜賊也毫无瓜葛。宪兵們都是些忠实的人，他們尽自己的职守罢了。至于那个无用的‘貝加尔’，他叫姑娘在外面守望，一看見宪兵的鋼盔頂，拔脚就跑，‘奔向莽原’，什么魚和酒也顧不得吃了。亏他还自夸自贊地把这件事唱出来！懦怯的强盜！”

“唉，吃了官粮以后，你是变啦！”

“我沒有变，只是时候不同罢了。要是你高兴，你可以把衣服翻过来穿。但它毕竟只是一件衣服。一件‘崩达’——皮斗篷——总是一件‘崩达’！”

“你明明知道，”姑娘說，“一个男人引用这种陈言濫調的諺語，是他对情人的最大侮辱——”

“可惜我不懂这一套！昨天夜里歇在这儿的那两位莫拉維亚紳士，一定講了些惹你高兴的新奇笑話吧？”

“何止笑話！”姑娘說。“至少他們不象笨猪猡一般呆坐在这儿。那个画家尤其是个风流的青年人。要是他稍微再长得高一点儿，那就更漂亮啦！他只有齐我腮帮这么高！”

“这样說你还跟他比过高矮？”

“还不！我教他跳查尔达什①来着呐，他在仓房里一蹦一跳，活象只两个月的小山羊！”

“那个牧牛人呢？”男人問道，“他看見你跟那个德國画家跳舞，沒把脖子都扭断？”

“他才扭断脖子呐！他們正亲亲热热在一块儿喝酒呐！”

“唔，这不关我的事。再取点酒来，拿好一点的，不要这种酸醋。我可还要引一句古話：‘魚在第三种水里是不愉快的，’第三种水，就是指酒。”

“把我的酒喚作水，这是加倍的侮辱。”

“别介意，”牧人說，“給我拿瓶密封的瓶酒来！”

台契·山陀尔要密封的瓶酒，眞是件不幸的事。密封的瓶酒是市鎭上运来的，瓶上封了綠蜡，一边貼有印着金字的淡紅的或者蓝色的招貼。这种酒只配有身分的貴人或者官員飲用！

克拉莉走进地窖去取这种貴人喝的瓶酒时，

① 匈牙利的一种民族舞。

心房一个劲怦怦直跳。

因为姑娘突然記起了一件事情：从前有一个吉卜賽女人为她算命 克拉莉給了她几件旧衣服，那个女人出于真誠的感謝，就又这样告訴姑娘說："要是你的情人的心漸漸冷淡了，亲爱的，你却希望它重新热起来的話，这件事很容易，你只消在他喝的酒里兑上一些檸檬汁，再滴上一点儿这种叫做'矮胖子'的草根汁。这样，他的爱情就会死灰复燃，以致于越墙破壁也要赶来找你！"

姑娘心里驀地想到：現在正是試試这种草葯的魔力的好机会，那几段烏黑的草根，好象几个圓头胖脚的小木偶，一直好好地放在柜子抽屜里。从前，大家都非常相信这种奇怪的植物，据說这种草根从地里拔出来时 它会尖声叫喊，听到那喊声的人就活不了命。后来，人們把它縛在狗尾巴上，叫狗去拔出来；喀耳刻就是用它迷惑了攸力西斯和他的伙伴們的①。葯学家对这种草根另有用途，

① 喀耳刻是希腊史詩《奥德賽》中的女巫，曾用魔酒使攸力西斯（即俄底修斯，伊塔刻島上的国王）和他的伙伴們变成猪。

称它为“亚托洛巴·曼陀罗戈拉”①。但是姑娘怎么能知道它是有毒的呢？

第　三　章

大清早，天未破晓，霍托巴吉客栈里的旅客就动身上路了。

这个客栈，虽然只是一个“恰尔陀”(路旁的酒店)，却并不象画家原来所想象的那样，以为是一幢荒凉破败的蘆草房，而是一幢整整齐齐的瓦頂砖房，里面有几間挺舒适的屋子，一个很考究的厨房，一个酒窖，足以和市鎮上的酒家媲美。花园的那一边，霍托巴吉河靜靜地蜿蜒而过，河的两岸长滿了蘆葦和楊柳。离客栈不远，就是那条跨越一座坚固的九孔石桥的过往大道。德布萊津人說，这座桥很牢，因为它是泥水匠用牛奶浇了石灰建造的；一些妒忌的人則說，这是他們用了霍托巴吉

① 一种麻醉药。

的葡萄酒，才使这座桥合了攏来。

一早动身，一半是出于风流雅兴，一半也是由于实际需要。画家想瞧瞧平原上的日出，因为这种日出景象，除非亲眼目睹的人，压根儿就想象不到。实际上的原因，是因为所买的牛，只有在清晨时分才能和牛群分离。春季里，牛大都有小牛，牧牛人得在黎明时趁小牛沒有吸奶的时候走入牛群中，把那些要卖的母牛的儿女牽开。于是，那些母牛就会自动地跟了来。換了一个陌生人，那他准会一下就給这批畜生牴死的，因为它們除了搞熟搞慣的人之外，从来沒有見过生人。

就这样，旅客們乘了两輛輕便馬車动身了。上这个荒凉地区去，即使是平原上的居民，也得有个向导才行。不过，那两个馬車夫对这一带挺熟悉，用不到带路的人。因此他們就把派来当向导的牧牛人留下了，让他在客栈里自得其乐；他答应一定在他們到达牧場之前赶上他們。

这位維也納艺术家，是个出名的风景画家，他常常到匈牙利来写生，而且会講匈牙利話。另一个維也納人，是莫拉維亚地主恩格尔肯特伯爵的

馬监。派这个人来，也許还是派个熟悉牛的农民来更好，因为一个爱馬的人，对于馬廐以外的事往往是一窍不通的。不过比起别的手下人来，他也有一个长处，就是他懂得匈牙利話，从前他充当龙騎兵中尉的时候，曾在匈牙利駐扎过很长一段时期，那儿几个漂亮的姑娘曾教过他講匈牙利話。伯爵专門派了两个馬夫护送他——那是两个坚强結实的汉子，每人都带了一支手枪。至于那两个德布萊津来的紳士，一位是警察局长，另一位是有身份的公民，客人要的二十四头母牛和一头公牛就是向他的牛群中选买的。

动身时，天上还挂着一輪残月和几顆最明亮的星星，东方的曙光正在一点点透露出来。

那个市鎮上的人——一个地道的馬扎尔人①——对画家說：他們头上那顆星，喚做"流浪人的明灯"，那些"可怜的小伙子"，就是說"貝加尔"們，会仰望着这顆星，叹息着說一句："上帝保佑我們啊，"这样他們去偷牛时，就不会被人們发覚。这

---

① 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一段話叫画家听了大为入迷。

“簡直是莎士比亚的构思，”他說。

广袤无垠的平原，給他的印象愈来愈加深刻了。一个鉢头以后，疾駛的快馬把他們带进一片曠野里，除了头頂的蒼天和脚底的野草之外，已看不見別的任何东西，既沒有一只鳥，也沒有一只吃蛙的鷸雀来破坏这不可想象的单調的靜穆。

“多美的情調，多好的色彩！景物对照得多么和諧啊！”

“現在是很好，”农場主說，“等到蚊子和馬蠅一飞来，那就够受了。”

“瞧那片天鵝羢般的鮮嫩的草地，衬托着那些个黑黝黝的池塘！”

“那边的几个水坑嗎？我們管它們叫‘托卓戈’。”

这时，蓝天高处传来了一陣云雀的悅耳的歌声。

“啊，这些云雀；多好，多美啊！”

“云雀現在还很瘦，一等到麦子熟了，可就肥啦，”农場主回答道。

天漸漸地亮起来，紫色的天空化成了金色；那顆預告太阳上升的启明星，已經在現在看得見的地平綫上閃爍，一抹彩虹一般的暈色，在露珠晶瑩的草上搖晃，随着幽暗的人影的移动而移动。几匹馬儿——每一輛車上四匹——在无路可寻的綠原上奔馳着，直到不久地平綫上露出一个黑魆魆的东西——一块造林地，在沒有树木的平原上栽植起来的第一片洋槐树，和几个青灰色的小丘。

"那座山，就是扎姆的韃靼山，"德布萊津的农場主向同伴們解释道。"那儿有几个被韃靼人毁掉的村庄。在荒草丛里，还看得出教堂的废墟。在狗扒洞的时候，往往会挖出人的骨头来呐。"

"哎，那边是什么髑髏地[1]啊？"

"不是髑髏地，"农場主說，"是飲牛井的三架轆轤。我們快到牧場啦。"

他們在洋槐树林里停了下来，因为講好在那儿等待医生——他将乘着他的双輪单馬車磨磨蹭蹭从馬塔平原赶来。这时画家在他的图画簿上画

---

① 基督在十字架上釘死之处，轉喻墓地。

了几个草图，兴奋得失神落魄。"多好的题材！多好的主题！"他的同伴們劝他：与其画一丛怪污秽的老薊草，还不如画一棵优美的洋槐树，但画家什么也不听他們的！到得最后，兽医和他的双輪单馬車出現了，打斜里駛了过来，但是他并沒有停車，只是在馬車御者座上高喊了声"早安，"接着就喊叫道："快走，快走啊！趁太阳还沒有上升！"他們这样駛了好一陣，来到了"大牧場"。这个牧場是霍托巴吉平原的驕傲——一共有一千五百头牛。現在所有的牛都靜靜地躺着，不过是睡着还是醒着，那就不得而知了。誰也沒見过牛閉上眼睛，把头枕在地上睡覚，对于它們来說，哈姆雷特① 的那句独白，"睡眠，也許要做梦，"是一点儿也不适用的。

"多好的图画啊！"画家心醉神迷地喊叫道。"翘起的牛角組成的一座森林，中央躺着一头黑脑袋、皺脖子的老公牛。在那张墨黑的草薦四周，是

① 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的主角，这句独白見第三幕第一場。

一片綠茵茵的牧草，后面衬托着一团灰色的雾霭，远处，是牧人的篝火的火光。这幅画一定能永传不朽！”

于是他从車上一跃而下，說道：“你跟别人一块儿走吧。我看見那个窩棚啦，等会儿我上那儿去找你。”說着，他拿了顏料盒和折凳，把他的图画簿放在膝髁上，迅速地画起这幅图画来，农場主的馬車就往前駛了去。

突然間，两只牧場上的牧狗，看到平原上来了个陌生人，立刻高声嗥叫着奔了过来。不过，画家可一点儿也不駭怕。何况，这一来正好把这两只白身黑鼻的狗画进画面呐。它們并沒有咬这个安安分分坐在那儿的人，它們一走近就靜靜地站了下来。“他是什么人呀？”它們坐下来，好奇地向图画簿探着脑袋。“这又是什么玩艺儿啊？”画家好开玩笑，他拿起画笔，在这一只的腮帮上涂了一笔綠顏色，在另一只的腮帮上涂了一笔粉紅色；它們对这种款待似乎很高兴，但是过了一会儿，当它們看到了对方的紅面孔、綠面孔时，还当是只陌生狗，立刻扑打了起来。

幸好正在这当儿，一个"陶立格什"(推独輪車的人）刚好赶过来。这个陶立格什是牧場上年紀最小的，他的職务就是推了独輪車跟着牛群跑，撿拾牛群屙在草原上的"穷人的泥煤"。这种东西是平原上的燃料，烧起来的烟有一股人和牲口都很爱聞的气味。

陶立格什把他的独輪車一下推到两只打架的狗中間，将它們一冲而散，一边追赶，一边吆喝，"滚开去！"平原上的牧狗不怕棍子，但独独对独輪車怕得要命。

这个陶立格什是个很机灵的家伙，穿一件蓝衣服和一条綉着紅花的亚麻布褲子。他口齿伶俐地向画家传达了那几个紳士叫他带来的口信："請画家到他們的畜棚那儿去，那儿要画的东西可多哩。"但是这时画家描繪牧場的那幅惊人杰作还沒有完工。

"給你这个銀币，"画家問道，"你能用你的車子把我推去嗎？"

"哦，先生，"青年說，"比你重得多的小牛我也推过吶！請上来吧，先生。"

这个好主意多精明啊，画家是一举而两得。他既能坐着独輪車上“卡拉姆”去，又能在路上画好他这幅别具一格的写生画。

这时其余的人已下了車，正在向牧人头儿介紹維也納来的买牛客人。这位牧人头儿是个地地道道的匈牙利平原居民。个子高大，身体茁壮，头发已經灰白，长着一把蜷曲的翘胡子。他的脸給风吹日晒得变成了青銅色，两条眉毛因为經常向太阳凝視而紧紧挤在一起。

所謂“卡拉姆”，平原上的人都知道，它的整个建筑就是一个供人和牲口躲风避雨的棚子。风是最大的敌人。对于雨、热和冷，牧人倒不放在心上。他只消把皮斗篷翻个身，拉低帽子，便有恃无恐；但是一刮风，那就非找个地方躲起来不可，因为在平原上，风是一个了不起的权威。在牧場上，如果牛群遭到了旋风的袭击，那么，除非有个树林把牛群拦住，否則那群牛就会給一直刮到蒂薩河里。这个窩棚是用厚木板围成，有三个可以让牛群躲在角落里的很深的边棚。

牧人的住处是一所小茅屋，墙壁用泥巴涂成，

好象一个燕子窠。这所茅屋場地很小，不是供人睡覚的，只是一个放置皮衣和"班克"的地方。"班克"，就是一张小牛皮，連着四条牛脚，头部有一把鎖。里面装着他們的烟草、番椒，甚至他們的身份証。四壁挂着他們的外衣：夏天穿的綉花的"漱尔"(罩衣)，冬天穿的鑲皮的"崩达"。这些衣服也是牧牛人的盖被，他們睡在上帝的天幕下时，身上盖的就是这些衣服。只有工头一个人睡在突出的屋檐下，用一条长凳当床鋪；他头頂的木架上，放着一个圓圓的大面包，另外还有一个木桶，盛着够吃一星期的粮食。这都是他的住在鎮上的妻子每星期天下午带来的。

茅屋前面，有一个蘆葦編起来的圓形小建筑，底下鋪着砖石，上面却沒有屋頂。这就是厨房，所謂"伐梢洛"；一根分叉的木棍，吊着一个煮肉湯的大鍋子。这个陶立格什就是管燒飯煮菜的。蘆葦墙上插着一排长柄的洋鉄羹匙。

"你們几位先生把那个牧牛人丢在哪儿啦？"工头問道。

"他跟那个客栈老板的女儿有点帳目要清算

一下，"农場主回答道。他的名字叫邵高多。

"好哇，要是他喝得醉醺醺回来，就非整他不可，这个貝加尔！"

"貝加尔，"画家一听到这个字眼，就高兴地插嘴道。"我們的牧牛人是个貝加尔？"

"我这么說，不过是捧捧他罢了，"工头解释道。

"啊，"画家叹息說，"我眞想亲眼看看眞正的貝加尔，好把他画到我的图画簿里！"

"唉，先生在这儿不会碰到貝加尔的，我們不怕盗贼。要是做贼的闖到这儿来，我們会立刻把他赶跑的。"

"这样說，霍托巴吉平原上沒有貝加尔噻？"

"不能这么說！在牧羊人中間，无疑有不少贼；有的牧猪人也会变成土匪；基珂什一时胡涂，丧尽天良，墮落为一个东闖西蕩的貝加尔，这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从沒有人記得起，說有一个牧牛人去干行凶搶刼的勾当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牧牛人一直和溫和的、有理智的牲口做

伴。他从来不跟牧羊人和牧猪人同喝并坐。”

“这样説，牧牛人是平原上的貴族啦？”那个馬监問道。

“正是这样。基珂什和牧牛人在牧人中間，就好比上流人士中的伯爵和男爵。”

“照这样講，平原上是不平等的罗？”

“自从世界有人以来，就从来沒有平等过，”工头說道。“他生下来是个貴人，就永远是个貴人，即使他穿的是农民的衣服，也仍然是个貴人。他决不会偷别人的牛或者馬，即使他发覺到那是一头失群的牲口，他也一定会把它赶回到它的主人那儿去。不过，他在市場上会不会也要点儿欺詐手段呢，这我就不想說了。”

“不过，紳士先生們在馬市場上你詐我騙，这可是一种貴族的老习慣！”

“在牛市場上可更不待說了，所以我劝你們，当你們跟我們在一块儿，要看得仔細点，要不一旦你們买的牛赶走了，我就概不負責。”

“謝謝你的警告，”馬监說。

这时兽医打断了他們的談話。

“走呀，各位先生，”他喊道，“到厨房前面看日出去。”

画家奔在最前面，并且立刻动手画起画来，但是，不一会他就完全放弃了画画的念头。

“唉，可怪哪！多好的色彩！暗青色的大地，地平綫上紫色的雾霭，上边是桔色的天空，天上有一抹长长的紅云。嘿，一道紫光，是太阳要出来啦！那条清晰的地平綫上升起了一片通紅的火光！活象一个在燃烧的金字塔，这会儿又象个火紅的熨斗！并不怎么耀眼，你能用肉眼看它！喏，瞧呀！太阳是五角形的，上边漸漸圓得变成个鸡蛋的样儿啦，下边在收縮了，頂上平下来了，这下可活象个蘑菇呐！不，不，是个罗馬水瓮。眞荒唐，这沒法儿画的。現在那边来了一片淡淡的云，把太阳变成了一个蒙着眼睛的邱比德①，又好象一个长着胡子的議員。不，要是我画的太阳是个五角形的，而且长着胡子，人家准会把我关进收容

① 罗馬神話中恋爱之神，裸体美少年，生有双翅，手持弓箭。

所去啦。”

画家丢下了他的画笔。

“这些个匈牙利人啊，”他說，“总是什么都跟人不一样。他們这儿的日出，明明是个現实景象，但你覺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日出不应該是这个样子。”

医生开始解释說，这只是一种視覚上的幻象，跟海市蜃楼一样，都是由于光綫通过各种不同热度的空气层的折射的結果。

“反正这是不可能的，”画家說，“唉，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不过太阳并沒有使他惊异得很久。到現在为止，这整个情景只給人一种海市蜃楼的令人眼花繚乱的印象，待到那个真正的圓球一涌上来，光芒迸射，人的眼睛可就不能再泰然自若地凝望它了。接着，玫瑰色的天空突然一閃二晃变成了金色，地平綫好象已和天空融化在一起。

阳光一照射，整个沉睡的牛群立刻动起来了。一千五百头牛的角組成的森林开始移动了。那头老公牛搖着脖子上的銅鈴，它的声音立刻引来了

草原的一片合奏声。一千五百头牛都哞哞叫了起来。

“多壮观啊，天哪，”画家喜极欲狂地高喊道。“这簡直是华格納①的合奏嘛！高音簫，猎号，銅鼓！好一个序曲！多美的景色啊！这是《神的灭亡》的終曲！”

“是呀，是呀，”邵高多先生說。“这会儿牛是上井边去。每头母牛都在呼喚自己的小牛，所以才哞哞叫。”

三个牧牛人跑到井那边——井轆轤的轉軸很灵活，可以看出做这个轆轤的木匠的技巧的高明——使三只吊桶一下轉动起来，然后，把桶中的水倒进那个巨大的飲水槽。这件事干起来很累人，一天要干上三次。

“如果装上一部机器，由馬力轉动，那不是更簡便嗎？”那个德国紳士問工头道。

“我們有这样一部机器，”他回答說，“但是牧

① 华格納（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神的灭亡》是他在1874年創作的名曲，四部曲《尼伯龙根》之一。

牛人宁可自己双手干得筋疲力尽，免得那玩艺儿叫他的馬担惊受怕。”

这时，另一个牧牛人正在把邵高多先生的牛挑选出来，把它們的小牛赶入畜栏，那些母牛溫順地跟着进了围場。

“那些都是我的牛，”邵高多先生說。

“在上千头牛中間，牧牛人怎么認得出哪些牛是邵高多先生的呢？”馬监問道。“你怎么分别得出？”

工头轉过头来，对他怜憫似地瞅了一眼。

“难道你先生看見过有完全长得一模一样的牛嗎？”

“在我看来，它們全是一个模样儿啊。”

“但在牧牛人看来，可就不是这样了，”工头說。

不过，馬监还是声說他对挑选出来的牛很滿意。

这时，推独輪車的青年奔了过来，說他在树上眺望，看見有个牧牛人騎馬飞奔了来。

“这样折磨他的馬！”工头咆哮道。“让他到我

面前来吧！我要抽得他連自己的名字都記不起来。”

“你不会真的打他吧？”

“不会的，随便什么人打一个牧牛人的話，倒不如杀了他更好，何况他还是我挺喜爱的孩子！是我把他养大成人，給他施的洗礼。他是我的教子，这小鬼！”

“可是你不叫他跟你待在一块儿？要他带了牲口上莫拉維亚去！”

“是啊，”工头說。“这是因为我爱护这个孩子啊。我不希望他这样下去——沒命地恋着那个霍赶巴吉客栈的白脸姑娘。这可糟哪。那姑娘早已有情人了。是一个基珂什，在外地当兵；要是他休假回家来，叫两个小伙子碰上了，那他們准会象两头发怒的公牛一样斗起来的。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上别的地方去，在那儿娶上一个漂亮的妞儿，完全忘掉他的黄薔薇。”

这时，兽医已把牲口一一检查完毕，并給双方各别开了証明書。接着，陶立格什用朱砂在牛背上写下了买主的姓氏的首字母——牧人是都能够

写写的。

現在已听得見牧牛人得得得得駛近来的馬蹄声。他經过一陣急馳驟騁，睡意已經消除；早晨的空气清醒了他的头脑。他在离畜栏不远的地方机敏地跳下馬鞍，拉着馬籠头把馬領了过来。

“你这个无賴！”工头在围場前面喊道。“你上哪个鬼地方去啦？”

小伙子一声不吭，管自除下馬鞍，解掉馬籠头。馬渾身冒着汗珠，他撩起衣角，擦擦馬的胸膛，把汗擦掉，然后系上了繮繩。

“你上哪儿去了？該死的！叫你領这几位先生来，你却迟了一个鈡头才到。你这个流氓，咋搞的？”

小伙子还是不作声，用手把馬撫弄了一会，拿馬鞍和馬籠头挂到了架子上。

工头的面孔越来越紅。他提高嗓門喝道：“你回答不回答，敢情要我来把你的耳朵鉆个洞嗎？”

这时牧牛人說話了。“你知道，师傅，我是个聋子哑子嘛。”

“你这个凶辰惡时生养的！”工头喊道。“你以

为我是在跟你說着玩嗎？你沒看見太阳已經上升了？”

“嗯，太阳上升了，这該怪我嗎？”

别的人一听都笑了，工头更加冒火。

“小心点，你这个下流坯，别想来朦騙我，要不我一举手，就把你象块土白布一样撕个粉碎。”

“那我也不在乎，眞的！”

“你当然不在乎，流氓坯，”工头喊道，他自己也不禁笑了。“瞧他的！你們有誰能講的話，跟他用德国話講講看！”

馬监想，他就用德国話来跟牧牛人談一談吧。

“你这个家伙，長得倒挺棒挺漂亮吶！”他說，“我奇怪，他們怎么沒有叫你去当驃騎兵。他們为什么不征你入伍？敢情他們发現你有什么缺陷嗎？”

牧牛人眉头一皺，做了个鬼脸，因为农家小伙子都不大欢喜这种問話。

“我想，他們沒捉我去当兵，是因为我的鼻子有两个孔的緣故吧，”他回答道。

“啱，看到了吧，他就只会胡說八道！”工头喊

道。“滚开，你这个貝加尔，給牛飲水去——不是那边！我怎么对你説的？你喝醉酒了？你沒看見牛都关在栏里嗎，还要叫什么人去把那头公牛領出来？”

把一头公牛从牛群中領出来，不要説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成年人，也不容易对付，而劳扎·費尔科干这件事却是拿手好戏。他一边摩，一边哄，好象对待一条小羊似的，把邵高多先生的那头牲口誘騙出来，領到了这几位先生面前。这是一条怪雄壮的牛；寬闊的脑袋，銳利的双角，一对有道黑圈的大眼睛。它站在那儿，註牧牛人搔着毛松松的脑門子，用它那粗糙的、銼刀般的舌头舐着他的手。

“这条牲口只見过三次青草，”主人説。牧人是依据青草来給牲口計算年龄的，見过一次青草，就是説过了一个夏季。

这时，画家連忙抓住这个机会，动手画起这头长角大牲口和它的伙伴来。“牧牛人站着，应当把手放在牛角上。”但是小伙子又不慣装腔作势，因为这有損他的尊严。

碰到模特儿不耐煩时，画家們往往就会跟他們談談笑笑。

“喂，”画家問道——这时其余的人都去看牛了——“听說，你們牧人在牧場上会拿牛来进行詐騙，是眞的嗎？”

“唔，会的。刚才师傅就拿公牛騙过了那位先生。他說它三岁，可你瞧，它嘴里連一顆犬齿也沒剩了！”說着他扳开牛的嘴巴，以証明他講的是眞話。

画家酷爱艺术，但更富于正义感。听这样一說，他立刻停止了繪画。“我画好了，”他說，急忙合上了图画簿，跑去找他的朋友——他們这时正站在围場里挑选出来的牲口中間，他当場揭露了这个大秘密。馬监听了大吃一惊。他扳了两三条牛的嘴巴，喊叫道：

“你瞧，工头！刚才你警告我們来着，說卖牛的人要欺騙买主，但我可不能这样受捉弄啊。这些牛头头都老朽得嘴里連一个犬齿也不剩啦。”

工头摸摸胡子，嘻嘻一笑，回答道：“哎，这个笑話我早听說过了；这是个陈年老笑話。在普法

战争中，就有位将軍，由于不知道牛是沒有犬齿，受了欺騙。”

“牛沒有犬齿？”馬监惊問道，当兽医証实确实如此时，他一下鬧脾气地說：“哼，我怎么知道牛嘴巴里的事？我又不是牙科牛医。我的工作只是管馬！”但是他总得找个人出出气才好，因此，就寻上了那个領他进入这个圈套的画家。“你怎么能这样騙我？”他詰問道。不过画家可是个正人君子，并沒有因此而揭发那个騙他的牧牛人。最后，那个陶立格什恭恭敬敬地来报告說，早飯已經准备好了，这才結束了这場爭吵。

陶立格什在平原上是个厨子。刚才他一直在准备牧人的早餐——“台斯塔什·卡沙”（麦片粥）。現在他就取出那个鍋子，把它放在一张三脚凳上。客人們围着鍋子坐了下来，他分給每人一只洋鉄长羹匙，請他們自己动手。“眞可口啊，”紳士們說；等他們吃过后，工头和牧牛人們把留下的都狼吞虎咽地吃了。鍋底剩下的一点粥由陶立格什包了梢。这当儿，邵高多先生在厨房里煮“匈牙利咖啡”；这东西平原上是尽人皆知的。所謂“匈

牙利咖啡”，就是拿紅酒加上紅糖、肉桂和丁香，加热調制成的。大清早在野外走上一陣后，这东西喝起来味道特别好。

然后陶立格什把鍋子拿去洗滌干凈，盛滿了一鍋子水，把它吊在火上。等紳士們去散了步回来，牛肉就燉熟了。到那时他們才能尝一尝眞正的美味哟！

劳扎·費尔科带着客人去参观，把平原上的景物一一指給他們看，如避风的窩棚啊，以及埋葬死牛的围場啊。

“在从前，”他解释道，“要是一头牛死了，我們就让它丢在那儿，成群結队的兀鷹自会飞来把它啄个精光。現在，自从新法令公布以来，我們就得上馬塔牧場去报告兽医，他来进行检查，記下死亡原因，然后嘱咐我們一定得把死牛埋掉。但是我們覚得这許多很好的肉丢了可惜，因此总是尽可能割下一两刀，把它切成小块，煮熟，攤在太阳底下晒干。我們把这种牛肉干装在袋子里，碰到要吃的时候，看有多少人吃，就抓上多少，丢进鍋子里煮一煮就行了。”

画家聚精会神地瞧瞧牧牛人的面孔，然后轉向他的师傅道：

“你这位宝貝牧人到底还会不会說句眞話，工头？”

“非常难得，不过这一回講的倒不是假話，这是他生平第一次。”

“这样的話，倒眞要多謝你这种美味可口的牛肉啦。”

“嘀，不要担心！”工头說，“不会吃坏肚子的。自从上帝創造这个霍托巴吉平原以来，这儿就有了这个习慣。瞧那些小伙子，你还能找得到比他們更棒更强壮的人嗎？他們可都是吃死牛肉长大的。博学的教授們可以爱怎么講就怎么講，但这对我們匈牙利人并沒有害处。”

尽管听了这一番說明，馬监还是严禁那两个莫格維亚馬夫尝这道菜。

“不过誰知道呢，”画家說，“也許这是老騙子故意編出这套話来吓唬吓唬我們，叫我們不敢吃这道好小菜，然后就大大地取笑我們一番！”

“等着瞧吧，”他的伙伴回答道，“等会看兽医

吃不吃，这件事他一定知道。”

这时，海市蜃楼出現了，那幅景象啊，可簡直是梦幻世界。

沿着地平綫，鋪展着一片顫顫巍巍的大海，高抛的浪头，你追我赶，自东而西奔騰着，几座屹立的眞正的小山，活象几个在波浪間的小島，那儿棵又粗又矮的洋槐树，变成了一座座大森林。正在远处啃草的一些牛，化成了一条两边高楼林立的街道。那几艘在海上航行的船，显然正在寻覓海岸，后来看清楚，原来是几匹远远的馬。这种奇幻景象，到太阳一出来，就达到了全盛阶段，那时，一个个村庄往往会升入空中，而且隔得那么近，你用一面鏡子，就可把它們街上的車輛看个清清楚楚，塔楼和房子都倒映在波浪滔滔的幻海中。但是，碰到阴天，它們却仍旧留在地平綫下面。

“让德国人把这景色画下来吧，”邵高多先生对这一伙惊叹不止的人大声喊道。这时那个画家却絕望得直抓头发。

“为什么叫我眼看着这个景象，却又无法画入图画？这是什么呀？”

"就是海市蜃楼嘛，"工头說。

"海市蜃楼是什么呀？"

"海市蜃楼就是霍托巴吉的海市蜃楼。"

不过劳扎·費尔科比他的师傅知道得更多。

"海市蜃楼是上帝的奇迹，"他告訴他們，"是专門为了可怜的牧人創造出来的，这样免得我們长年累月在平原上，覚得厌倦。"

最后，画家又轉过去問医生。"我就更不知道了，"医生說。"我讀过弗拉馬伦[1]論述空气的書，他說到在非洲沙漠上、在北冰洋沿岸、在奥利諾科河[2]、在西西里[3]都看得到海市蜃楼，洪波尔德[4]和波姆普兰德[5]的著作中也都提到这一点。但是学者們对于霍托巴吉的海市蜃楼却一无所知，尽管这种幻象，在炎热的夏季里天天整天到晚看得到。因此，匈牙利的这种奇妙的自然現象，科学界是完全不顧不問。"

---

① 弗拉馬倫(1842—1925)，法国天文学家。

② 南美洲北部的大河。

③ 地中海一大島，在意大利西南。

④ 洪波尔德(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

⑤ 波姆普兰德(1773—1868)，俄国自然科学家。

医生对客人們尽情地傾吐了心头的感慨，不过，他可沒有工夫来欣賞这自然界的奇迹，不得不急急赶回馬塔他的兽医院和药鋪子去。因此，和他的新交旧雨告别后，他就跳进他的双輪单馬車，磨磨蹭蹭地在平原上駛走了。

牛群已經在平原上散开，牧牛人正在驅赶它們。附近一带，野草特别茂盛，但春天时牲口都帶到远处去牧放，这样，等夏季里远处的草都灼焦了，左近还会留着牛吃的草。大群的牛远去时和围場里的伙伴們告别的那一幕情景——就好象德魯伊特和华尔基里① 的合唱——是非常感动人的。

馬监結算了帐目，同时商定了路綫。他付了邵高多先生一百福林嶄新的鈔票，邵高多先生收了，漫不經心地往口袋里一塞，馬监看了，認为有必要提醒他一下，就对他說，在平原上最好把錢放

① 德魯伊特，古代高卢、不列顛、爱尔兰的一种有法术、能預言的僧侶。华尔基里，北歐神話中战神假定的侍女，她們往来战場，将陣亡的英灵引导到瓦尔哈拉（假定接待战死者的大殿）。

得小心一点。那个驕傲的德布萊津公民一听，淡然回答道：

“先生，在我一生中，受过掠夺，也受过欺騙，但是从来沒有遭到过强盜或者歹徒的侵犯。他們向来是‘正人君子’，懂得該怎么样行窃和欺騙！”

工头也得到了酬劳。“如果我能够——完全是出于友誼——給你提个意見的話，”这位老牧人說，“我劝你，既然买了母牛，最好把小牛也一同带去。”

“嗨，我們要一大群吵吵嚷嚷的牲口干嗎！难道叫我們用車子把它們載了去？”

“它們自个儿有脚会走嘛。”

“这一来，它們拖着母牛吸奶，我們一路上还不累贅死！再說，伯爵买这群牛的主要目的，据我所知，并不是为了要試一試匈牙利純种牛，不过为了叫它們去和他的西班牙牛交配。”

“如果是这样，当然是另一回事了，”工头說。

現在一切都已停当，只待让这群新买的牲口起程了。馬监把他的証明書交給牧牛人，警察局长也把他的护照交給了他。牧牛人把这些文件和

牲口証明書一起放进袋子里。然后他在那头公牛的脖子上系上鈴鐺，把他的斗篷縛在牛角上，跟大家一一道別，跃上了馬鞍。工头把他的行囊給了他，里面装满了熏肉、面包和大蒜，足够吃一星期，可以一直吃到密斯科尔支。然后他告訴他这一条路綫。說他們先得上波尔加去，由于春雨的結果，哲格那边很泥濘；而且路上一定要宿在小树林里。他們要乘渡船过蒂薩河，不过要是涨大水的話，最好在那边待一下，給牲口吃点干草，不要莽撞地冒險过河。

接着他又再三告誡他的教子，在外国地方一定要循規蹈矩，千万不要給德布萊津丢脸。“一定要听主人的話，不要胡作非为，不要忘了匈牙利，也不要背弃教义，要遵守宗教上的一切节期，賺了錢不要乱花。如果娶了亲，一定要爱护妻子，給孩子們要取匈牙利名字，有空的时候，就給教父写上几句，捎封信来，教父是不惜花費邮資的。”

于是，他将教父的祝福給了他，就让年青小伙子启程上路。

現在，两个莫拉維亚馬夫担負起了赶牛的任

务。牛群給从围場上朝出发的那一边放了出来，但是那些牲口一获得自由，就自然而然地向四面散开了，当两个馬夫打算把它們赶回去时，牛立刻轉过身来，准备牴撞馬夫。接着，那些牛又回到了牛栏里它們的小牛那儿。

“去帮帮那两个基督徒吧！”工头对牧牛人說。

“还是抽上几鞭吓唬吓唬它們吧，”画家提議道。

“抽鞭子，見鬼了！”工头怒吼道；“你这是有意叫它們向天涯海角奔去嗎？这些可不是馬呀！”

“我說，应該把它們双双对对在角上縛住，”馬监喊道。

“得啦，这件事交給我来干吧。”

牧牛人說着，吹起了一陣口哨，一条小牧狗从卡拉姆中跳了出来，高声吠着，在混乱的牛群后面东奔西竄，兜着散开的牲口团团跑去，用脚爪扑着、搔着那些跑得慢的牛的脚跟，这样不消两分鐘工夫，那群牛已排成了整整齐齐的縱队，跟着那头挂鈴子的公牛起步前进了。

接着，牧牛人也在它們后面連跳带跑跟了去，

嘴里喊着"嘘，罗薩！兆珂！凱舍！"他知道这二十四头牛的每一头的名字，一陣叫喊后，它們都服服貼貼了。那头公牛名叫"布斯凱"——意思是"驕傲的"。

就这样，在布斯凱的率領下，牛群靜靜地走上了辽闊的平原。几位紳士在后面凝望了好一会儿，一直到牛群到达了顫动的海市的边緣。接着，突然之間，一头头牛都变成了庞然大物，与其說象牛，不如說象古代的巨象，渾身墨黑，腿越来越长，以至长到可怕的程度，临到末了，前面的牛和后面的牛看去已連成一串，蠕蠕地移动着，只是都倒立着身子。牧牛人、馬夫、狗，都跟在后面，也是头在下脚在上。

画家伸着双手双脚，倒身仰躺在草地上。

"唉，要是告訴維也納艺术館里的人，說我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他們准会把我一脚踢出門外的。"

"这是不祥之兆啊，"邵高多先生搖搖头說。"幸好錢已經进了我的口袋。"

"不錯，不过牲口还沒有到目的地，"工头喃喃

道。

“叫我奇怪的是，”馬监說道，“为什么做生意的人沒把这整块海市出現的地租下来。”

“哈！”邵高多先生倨傲地說道。“要是他們能把它带到維也納去，他們一定早带去了。但是德布萊津可不肯把它送人。”

第　四　章

兽医乘着双輪单馬車，高高兴兴、顚顚簸簸在平原上駛去。那匹乖乖的小馬，自己知道怎么赶路，用不着鞭打，也不需要套籠头。因此，医生取出笔記本，管自計算帐目，在本子上涂涂写写。他偶然一抬头，看見一个基珂什騎着一匹疾馳飞奔的馬，向他这边駛了过来。

馬的步子已完全失常，看去騎馬的人和这匹馬似乎都发了狂。突然間，那匹馬向他一个直冲，一下站住了，用后脚立了起来。接着，它斜着身子，向另一个方向奔了去。那个騎馬的人仰着头，

弓着身体，双手紧紧抓着馬籠头，而那匹馬却摇摆着身子，开始惊惶地高声嘶着，噴着鼻子。

医生一見，連忙抓起鞭子和繮繩，拚命向騎馬的人追过去。等他一駛近，立刻認出了这个基珂什。“台契·山陀尔！”他高喊道。騎馬的人显然也認得他，放松了馬籠头，仿佛想这样一来，叫馬走近一点。那匹聪明的牲口走到医生的双輪单馬車旁，呼呼喘着气，自动停了下来。它搖搖头，噴噴鼻子，事实上，什么都干出来了，就只是不会說話。

坐在鞍上的小伙子，身子后仰，呆瞪瞪望着天空。馬籠头已从他手里掉了，不过他的一双腿还紧紧挾着馬肚子。

“山陀尔，小伙子！台契·山陀尔！”医生喊道。但是那小伙子好象并沒听見，或者呢，就是听見，也說不出話来了。

医生从車上一跃而下，走到騎馬的人身旁，把他一把拦腰摟住，抱下了馬鞍。

“哪儿不舒服？”他問。

但是小伙子一声不吭。他嘴巴紧閉，脖子仰

垂，呼吸急促。他的眼睛睁得老大，閃射着一种可怕的光芒，两个放大的瞳孔，尤其吓人。

医生把他平放在草地上，动手給他診視。“脉搏不正，有时跳得很快，有时完全停住，瞳孔扩大，牙关紧閉，背脊弯曲。这个年青人是中毒啦！”他叫喊道。“中的还是草葯毒。”

医生碰到基珂什的地方，正好在霍托巴吉客栈和馬塔的小村庄的中間。这多半是他上那个村庄去，路上毒性发作了，由于神志还清楚，他一直硬撑到了这儿；但是一等到开始抽筋，他的动作就不由自主了，双臂的痙攣性的抽搐，把那匹馬吓得要命。馬的嘴上还在冒着口沫哩。

医生想把他抱到車上去，但是小伙子的身体太重了，他抱不动。可是他总不能把他留在平原上呀。不等他喚了帮手回来，那些鷹隼就会把这个不幸的人撕个粉碎的。这时，那匹馬一直很懂事地在一旁看着，好象要說話似的，現在他把头俯到主人身上，短促地噴了几下鼻子。

“好吧，那就帮我一下，”医生說。

他怎么不知道，一匹平原上的馬，起碼也有一

个人的四分之三的智力呐？它看到医生把它的主人横拖直曳，結果还是抱不起，它就用牙齿啣住主人的背心，把他拎了起来，于是他們俩就扛着基珂什，把他好好歹歹搬上了馬車。然后医生把馬的繮繩縛在車背后，驅車向那个村庄飞奔而去。

不錯，那儿有一家医院和一个药鋪子，但那是供牲口用的。这个医生本人就只是个兽医。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总得竭力帮助人家。問題是，他帮得了帮不了？

首先得检驗出中的是什么毒，是番木鼈还是莨菪。不管怎么样，給他喝点黑咖啡总是无碍的。

一赶到农場里，医生就喊来了他的伙計兼管家。咖啡是現成的，但是得帮着病人让他把咖啡吞下去。他的牙关咬得鉄紧，他們只得用一把凿子拿牙齿撬开，这才算把咖啡灌进了嘴。

“头上裹上冰，肚子上涂些芥子膏，”医生命令道；但是身边并沒有别的人，他就自个儿执行了自己的命令，同时他一边吩咐他的助手，一边在桌上写了封信。“听着，”他說，“也要好好記住。赶快

乘了双輪单馬車上霍托巴吉客栈去，把这封信交給客栈老板。要是他不在家，就告訴那个馬車夫，叫他駕着低輪輕馬車，尽快赶到鎮上去，把这封封口信交給那儿的主任医生。他一定得立刻把他接到这儿来。我是一个兽医，总不能用治牲口的方法来‘治人’啊。現在情况很危险，非常需要帮助，那个医生要把他自己的药随身带来。再到那个客栈老板的女儿那儿，向她把家中所有的咖啡都要来，因为病人在眞正的医生来到之前，一直得喝咖啡。好，就看你的能耐啦！”

伙計懂得委派給他的这項任务，火急慌忙地上了路。那匹可怜的小灰馬还沒有好 好 儿 喘 口气，又卡搭卡搭奔回客栈去了。

当双輪单馬車赶到时，克拉莉正好在走廊上給她的麝香天竹葵浇水。

“你带了什么东西来，彼斯塔，”她問道，“这样急急忙忙？”

“有一封信带給老板。”

“哦，他正在把一群新蜂引进蜂箱里去，这会儿恐怕不会来理睬你呢。”

"但是兽医吩咐来着，"彼斯塔說，"叫立刻派一輛車子到鎮上去接最好的医生。"

"接医生？有人生病了？哪个打擺子啦？"

"不是我們的么什人，是兽医經过草原时候，用車子把他載回来的。是台契·山陀尔，那个基珂什。"

姑娘一声叫喊，浇水壶失手落地。"山陀尔？山陀尔病了？"

"病得很厉害哩，痛苦得想攀墙壁，咬被子。他中毒啦。"

姑娘用双手抓住門，才不让自己昏倒。

"我們的医生断不定中的是什么毒，因此他只好去請鎮上的医生来看一看。"

克拉莉又嘟嘟囔囔講了几句，但是听不清講的什么。

"請别拦住門，小姐，"伙計說，"让我进去找老板吧。"

"兽医眞的不知道他中的是么什毒嗎？"姑娘結結巴巴說。

"医生叫我告訴你，"彼斯塔补充道，"把家里

所有的咖啡都拿来，交給我带去。在别的医生还沒带了葯来，他就給台契·山陀尔喝点咖啡，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可怜人中的是什么毒。”說着，他急忙跑去找客栈老板了。

“他不知道中的是什么毒，”克拉莉喃喃自語道，“但是我知道——即使这会遭禍祟，我也要告訴医生中的是什么毒，那样，他就馬上知道該怎么治了。”

她奔进她的房里，打开箱子，从箱底取出那几枝人形的毒草，塞进她的口袋里。

出了这个恶主意的女人啊！听她的話也眞該死！

接着，她就动手磨咖啡。等那个伙計从园子里回来——在那儿，主人硬要他帮忙料理了一会蜜蜂——咖啡已經装满一鉄罐子了。

“把咖啡給我吧，小姐，”他說。

“我跟你一块儿走。”

那伙計是个机灵小伙子，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别去，小姐！”他說，“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千万不要去看台契·山陀尔。看見他那副痛苦的样

儿，眞会叫人直打冷顫哟。再說，医生也决不会允許的。”

“我正要跟医生談一談哩，”姑娘說。

“这样的話，誰来招待客人呢？”

“有个女佣人嘛，还有个孩子，他們会料理的。”

“那你至少得問一問老板讓不讓去，”彼斯塔恳求道。

“我不去問！”克拉莉喊道，“他不会讓我去的。喏，讓我走吧。”

說着，她把伙計打旁边一推，一溜烟奔到院子里，跳上了馬車。她抓起繮繩，在那匹可怜的灰色馬背上用力一鞭，駕起馬車走了。伙計給撇在后面，气喘吁吁，一边追，一边喊：

“克拉莉小姐！克拉莉小姐！等一下呀！”他尽管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还是一直到双輪单馬車駛到了桥边，那匹疲憊乏力的馬不得不緩緩上坡的时候，这才追上。于是他也跳上了車座。

这匹灰色馬从来沒有象这趟赶往馬塔一样在背脊上吃过这样厉害的鞭打！等他們赶到沙地

上，那匹馬只能徐徐步行，姑娘急得耐不住，从車上縱力跃下，抓起那个罐子，就越过苜蓿地向医生的农場奔去；赶到那儿，她气喘得話都說不出来了。

医生在窗上看到她奔来，就迎着走上去，在走廊上拦住了她。

“你上这儿来，克拉莉！是怎么回事啊？”

“山陀尔？”姑娘喘着气問。

“山陀尔病了。”

打那扇开着的門上，姑娘能听到病人的呻吟声。

“他这是怎么啦？”

“我自个儿也不知道，同时我也想告发什么人。”

“我可知道！”姑娘喊道，“有人——一个坏姑娘——給他喝了点有毒的东西。我还知道那人是誰！她把毒药拌进他的酒里，想叫他喝了会爱她，結果害他生了病。我知道那人是誰，而且知道是怎么回事。”

“克拉莉小姐，别胡賴人家。这可是桩犯大罪

的事，得有証据才行。”

“这就是証据。”

說着，姑娘从口袋里取出草葯，放在医生面前。

“啊！”医生一声喊，吓得呆住了，“唉，这是亚托洛巴曼陀罗戈拉——一种致命的毒葯哪！”

姑娘双手朝脸上一拍，“我怎么知道它有毒呢？”她說道。

“克拉莉卡①，”医生說，“你别再吓唬我了，要不我要跳窗啦。要毒死山陀尔的难道是你嗎？”

姑娘默默地点点头。

“那你究竟为什么要干出这种事来啊？”

“他对我非常冷淡，从前有一个吉卜賽女人告訴我，說要是我把这草葯浸在他喝的酒里，就可以使他仍旧对我百依百順。”

“咳，哎呀！……你偏要跟那些吉卜賽女人打交道干嗎？你又不愿上学校去讀書，要是你上学去的話，老师就会敎你哪些是有毒的草木。可你

① 克拉莉的爱称。

不去，只愿跟吉卜赛流氓学法术！好吧，这下你可把你的小伙子整得服服貼貼啦！”

“他会死嗎？”姑娘滿脸哀求地問道。

“死？非要他死不可嗎？不，他的身体和灵魂可不是这样馬馬虎虎縫合起来的。”

“这样說他还能活！”姑娘一声高喊，在医生面前跪了下来，抓住他的双手，接二連三地吻着。

“别吻我的手，”他說，“手上涂滿了芥子膏，吻了会叫你嘴巴肿起来的。”

于是她就吻他的脚，待他阻止她吻脚时，她就吻他的足印。她伏在砖石地上，用她的玫瑰紅的小嘴唇吻他的泥足印。

“現在站起来吧，好好地講，”医生說。“你把咖啡带来了嗎？磨碎了，炒过了？那好——在医生来到以前，他必須喝咖啡。幸好你告訴我这个小伙子服了什么毒，这样我就知道該用什么解毒葯啦。至于你，孩子，要尽快下定决心，离开这一带，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是犯法的，鎮上的医生一定会报告上去，那样，事情就要鬧到法庭上去了。远走高飞吧，到了别的地方，人家就不知道你的底細

了。”

“我不飞，”姑娘說，用围腰布擦干了眼泪。“我最多断掉一根脖子。要是我犯了法，受懲罰也是罪有应得，我决不离开这儿。听着那扇門里传出来的声音，比拿我上了脚鐐还縛得紧哪。医生！先生！看在上帝份上，让我过去服侍他吧，給他洗洗头，揉揉枕头，擦擦額角上的汗珠。”

“哦！你这样想？嘿，要是我把被害的人交托給凶手来照顧，人家就会把我关进疯人院里去呐。”

姑娘的脸上显出一副难言的痛苦的神情。

“这样說，医生認为我是个眞正的坏人罗？”她問道。一眼瞥見放在窗台上的那枝該死的草药，她沒让医生来得及阻止，就一把抓起来，往自己嘴里一塞。

“克拉莉卡，你别，别拿毒药开玩笑，”医生說，“别咬，馬上从嘴里取出来。我让你去看病人就是啦，不过我先告訴你，这可沒有什么好看的。軟心腸的人看見这样的痛苦誰也受不了。”

“我知道；你的伙計早就什么都告訴我了。他說，他的面孔已經变得叫人認不出来。本来是紅

通通的皮肤，現在已經滿是黑斑，脑門上有一片惨白的暗影，腮帮上冒着油光光的冷汗。他的眼睛睜得老大，象玻璃珠一样呆瞪着，他的嘴唇閉得严严的，好象叫树胶胶住了似的，嘴一張开，就冒口沫。他呻吟着，掙扎着，咬着牙齿，乱揮着胳膊，扭动着背脊！看起来太惨啦！不过訨这作为給我的懲罰吧，我听着他的呻吟，看着他的痛苦，就会象許多鋒利的小刀在刺我的心窩。現在即使我沒有亲自目睹耳聞，我也仿佛就在他面前，仍然看見他的痛苦，听見他的呻吟。”

“那好吧，”医生說，“訨我們看看，你是不是眞有这样大的勇气。咖啡壶由你照管，要一直把黑咖啡随时准备着；不过，如果你一哭的話，我就把你推出門外来。”

說着他打开門，放她进去了。

姑娘一瞧見躺在那儿的情人，眼前立刻一团漆黑，差点昏了过去。那个容光煥发的青年人，仅仅和他分别了这么短短一段时間，現在可变成了个什么样子啦？看着他这副模样，眞令人痛心啊。

医生把他的伙計喊了进来，姑娘竭力忍住哭

泣，动手准备咖啡。医生一听到抽噎声，就会对她責备似地一瞅，而她就假装咳嗽一声。

医生和伙計两人在病人脚上敷了芥子膏。

“現在把你的咖啡拿来，倒进他的嘴里，”医生說。

这件事干起来可不容易！他們两人不得不拚命按住他的胳膊，不許他乱揮乱动。

“現在，克拉莉卡，弄开他的嘴巴，不是这样！你得用凿子把他的牙齿撬开来。不用怕，他不会把凿子吞下去的。瞧，他咬得跟老虎鉗一样紧哩。”

姑娘照他的話把牙齿撬开了。

“現在順着壶嘴把咖啡慢慢地倒下去。你倒是个挺伶俐的姑娘，我可以推荐你到慈善姊妹会去当个护士！”

姑娘脸上微微一笑，她的心却碎了。

“要是他的眼睛不看着我就好了！”

“是啊，”医生說，“糟就糟在这儿，两只眼睛直瞪瞪的。我也这样想。”

临了，大概是医疗起了作用，情况似乎稍微好

了点。病人的呻吟已不那么頻繁，四肢的抽筋也比較松緩了，但是他的脑門却燙得象火烧一般。医生囑咐她怎样拿綳带絞掉冷水——把它按在疼痛的头上，放上一会儿，再另外換一块。她一一照他吩咐做了。

“現在我看出你是滿勇敢的，”他說。最后，她的努力得了酬报，眞叫她高兴，病人突然合上了眼瞼，那双黑沉沉的眼睛不再吓人地直瞪着了。过了一会，他的嘴巴也放松了，他們撬开紧閉的牙床时也不费劲了。

这可能是由于及时敷用了解毒葯；也可能是毒中得不深，总之，等鎭上的医生赶到，病人已显然有了起色。兽医和医生用拉丁話交談，姑娘一句也不懂，但是她的直覚告訴她：他們是在談論她。然后，医生这样那样吩咐了几句，写好診断書，就上了馬車，急忙回鎭上去了。

那个坐在御者座上跟了医生一同前来的宪兵沒有回去。他留了下来。医生刚一走，另一輛車子軲轆軲轆駛进了院子。来的是霍托巴吉客栈老板，来找他的女儿了。

"别嚷嚷，老板，"他們說，"这位年青的姑娘已經被捕了。你沒看見那个宪兵嗎？"

"我早就說啦，姑娘們头脑一昏，就会干出傻事来。好好，这不关我的事。"这个客栈老板老头，带着一种奇怪的冷漠态度，說完就轉身管自赶車回霍托巴吉去了。

第 五 章

姑娘彻夜不眠，在旁边看护他——一直守着病床，不让別人代替她。前一夜，她也通宵达旦。但是情况多么不同啊！这回是她在贖罪。

她坐在椅子上，不时地打瞌睡，但一听見病人的极細微的呻吟，她就会一下惊醒过来。有时候，她給他头上换冷綳布，就用冷水洗洗自己的眼睛，强打起精神。到鸡叫第一遍，病人安静下来，稳稳当当地睡去了。他伸伸四肢，开始均匀地打起呼噜来。一开始，姑娘吓了一跳，以为他在作垂死的挣扎，但接着她就轉忧为喜了。原来这是一种很

均匀的鼾声，只有健康的肺部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再說，她想，这声音倒可以使她不致打瞌睡。待到第二遍鸡叫时，他已經睡得烂熟了。

过了一会，他醒过来，打了个大哈欠。

謝天謝地！他又能打哈欠啦。

抽筋已完全停止，凡是害过神經病痛的人，都会知道发病后的一个好哈欠的价值。这不啻中了一次彩票。

姑娘想給他喝点咖啡，但是病人搖搖头。“水，”他小声地說。

于是她在墙上敲敲，詢問睡在隔壁屋里的医生，病人要喝水是否可以。

医生起来了，穿着睡衣，拖着拖鞋，亲自过来看看。他非常滿意。“他在好起来啦；口渴是个好現象。要喝多少，就給他喝多少。”病人喝了整整一坛子水，接着又倒头酣睡了。

“他这下睡得很熟了，”医生对克拉莉說，“你可以到管家屋里那張床上去躺一下。我会把我的房門开着，由我来照顧他。”

但是姑娘再三恳求医生允許她留着，让她头

靠在桌上稍稍打个盹儿，医生終于答应了她。待她惊醒过来时，天已經亮了，麻雀正在窗外喊喊喳喳叫。

病人还迷迷糊糊地睡着。他的嘴唇在动，喃喃地講了几句什么話，接着笑了起来。他的眼睛睁开了一半，但显然很費力，因为接着就馬上閉上了。他的焦干的嘴唇似乎想喝点东西。

"要我給你喝点水嗎？"姑娘低声問道。

"要啊，"他咕噥道，仍然閉着眼睛。

于是她給他拿来了水罐，但是这个魁梧的高个子，这会儿竟連把玻璃杯举到嘴上的力气也沒有了。她不得不托起他的头，把杯子凑在他的嘴上。他即使在喝水时候，也是半睡不醒。

头一靠到枕上，他就开始高声哼唱了起来——多半是他梦中所唱的那首快活的歌曲的后半截：

怎么能不喜欢我們的这个世界？
吉卜賽姑娘、馬扎尔姑娘都花朵
一样可爱。

第 六 章

一两天后，小伙子起床了。象他这样在平原上生、在平原上长的壮健汉子，病的危机一旦过去，在床上就待不住。他們都嫌恶臥榻。因此，到第三天，他就告訴医生，他想回去牧馬。

“等一下，山陀尔，孩子。有个人要先跟你談一談。”

所謂“有个人”，原来是地方預审推事。在第三天上，預审推事接到报告，就带了他的書記和一名宪兵，赶到馬塔来进行正式审訊。被告——那个年青姑娘——早已审訊过，她一五一十全說了。她直認不諱，不过替自己辯解，她因为非常爱山陀尔，同时希望他也能这样爱她。

这一切都記入了調查書，并且签了字。現在只待被告和被害人双方对質。而这件事，等牧人的体力刚开始恢复，就立刻进行了。

基珂什在医生面前，从来沒提起过姑娘的名

字，并且假装不知道她在屋里看护他。另一方面，她等到他神志恢复了，也压根儿不再露面。預审推事在叫她和他对質之前，向她念了口供，她又一次承認了，并不要求更改一字。

然后山陀尔給喚了进来。

基珂什一进屋，立刻扮起了預先想好的角色。他那副装模作样的貝加尔的神气，真叫人覺得他是专門扮演舞台上的馬盜的。当預审推事問他的名字，他傲慢地直瞪着他說：

“問我的大名？台契·山陀尔！我一不伤人，二不行窃，我却居然給宪兵押到这儿来。再說嘛，我又不是受文官管轄的。我現在仍然是皇帝陛下的大兵，要是有什么人控告我，他可以去找团部长官，在那儿我一定回答他。”

預审推事叫他安靜点。“别嚷嚷，青年人，并沒有人告你什么状。只是有一件和你很有关系的事情，我們想弄个明白。这就是这次审問的目的。請告訴我們，你最近一次上霍托巴吉客栈去喝酒，是在什么时候？”

“我可以一清二楚地告訴你。这有什么可隐

喃的？不过先得把我背后这个宪兵遣开。因为要是他一不当心挨得我太近，我光起火来，就可能給他一拳头。”

“唉，咳，别这么急躁，年青人。宪兵并不是看守你的。說吧，你是什么时候到克拉莉小姐那儿去的——她拿酒給你吃是在哪一天？”

“好，讓我定神想一想就回答你。我上一次到霍托巴吉客栈去，是在去年五谷女神节，正当他們雇用牧羊人的时候。后来他們把我捉去当兵了，从此我就沒上那儿去过。”

“山陀尔！”姑娘突然喊道。

“是呀，山陀尔是我的名字。施洗礼时候他們給了我这样一个名字。”

“这样說，你三天前沒有上那儿去？当时这个酒家姑娘不是給你喝了曼陀罗花根浸的酒嗎，这才使你害了这場病？”

“我根本就沒上霍托巴吉去，也沒有看見卡拉莉小姐。我要她拿点酒給我喝，那是半年前的事了！”

“山陀尔，你是为了我在撒謊吶！”姑娘喊道。

推事漸漸恼火了。

“你别打算用否認的方法来哄骗长官。这姑娘早把一切都供認了——她让你喝了浸过曼陀罗花根的酒。”

“哦，那可是这个小娘儿們撒謊了。”牧人說道。

“她干嗎要和自己为难，不怕重罪严办？”

“嘿，她干嗎？这是因为一个姑娘发了瘋，就无中生有，胡說八道。克拉莉小姐認为我去得太少啦，所以就怀恨在心，这会儿她自己告发自己，是想叫我因此可怜她，逼我說出另一个姑娘的名字来——这个可爱的姑娘，使我神魂顚倒，爱得要命，正是她給我喝了毒酒。嗯，这个人的名字，我高兴講，就講，我不高兴講，就不講。克拉莉小姐是拿这来向我报复，因为我告假回家以后，旣沒有去看望她，也不跟她接近。”

一听这話，姑娘猛地向他轉过身去。

“山陀尔！——你生平从不說謊——你这是怎么啦？从前，人家教你撒个謊，只要稍微騙一下，你就可以免掉兵役，你都沒說！这会儿你竟否認三

天前上我那儿去过。那么，我头发上别的这把梳子又是誰給我的呢？”

基珂什冷笑一声。

“誰給的，为什么給你？毫无疑問，这位姑娘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山陀尔！你这可不行啊！如果我犯了罪，他們給我带枷，鞭打我，叫我受刑，我都无所謂。我的脑袋在这儿；他們要斬就斬。但是你不要說你从来就沒把我放在心上，不要說你沒有来看过我，这可比死还叫人难受啊。”

推事勃然大怒了。“混蛋！”他喝道。“你們的恋爱糾紛，两个儿自己去解决，别在这儿扯。現在犯的是一桩謀杀人命的重案，我要知道誰是罪犯。”

“回答吧！”姑娘高声喊道，腮帮緋紅。“回答呀！”

“好，好。如果非要我回答不可，好吧，我就一古脑儿說給你听。我在沃哈特平原上碰上了一群搭篷帐的吉卜賽人。其中有一个怪討人欢喜的姑娘，一双眼睛好象两只野李子，她站在篷帐外面，

跟我攀談起来，并且邀我到篷帐里去。他們正在烤一头乳猪，我們高高兴兴吃了一頓。我喝着他們的酒，当时就觉得那酒有一股苦味；但是那个吉卜賽姑娘的接吻是那样甜蜜，因此什么苦不苦我都顧不得了。”

“你說謊，說謊，說謊！”姑娘尖声叫喊。“你这一派話是当場編出来的！”

牧人哈哈大笑，用一只手拍拍头頂，弹着手指，唱起了他的心爱的歌：

怎么能不喜欢我們的这个世界？
吉卜賽姑娘、馬扎尔姑娘都花朵
　一样可爱。

他講的故事并不是这会儿当場編出来的，而是在那痛苦之夜，当“黃薔薇”坐在床边給他揉枕头、洗額角，就想好了的。当时，他尽管头痛，却已想出了一个救他的不忠实的情人的計策。

推事在桌上砰的一拳。

“你們别在我面前胡說八道，拿这件事当儿戏。”

“我拿这件事当儿戏！”基珂什高声喊道，立刻

显得很一本正經。"我在上帝面前发誓，我講的全是实話。"

他举起三个手指，姑娘立刻尖声喊道：

"不要，不要，别发假誓！不要拿你的灵魂来冒险！"

"你們两个都見鬼啦，都疯啦。"这是推事的判断。"書記，把牧人供認的关于吉卜賽姑娘的話記下，这个姑娘是个嫌疑犯。至于她在哪儿，警察必須偵查出来。这是他們的事。你們两个可以去了；必要的时候，我們还要传你們。"

于是他們释放了姑娘。她給推事象父亲般地訓斥了几句，这是完全应該的。

基珂什留下来，听着念他的口供，又在上面簽了字。姑娘在外面走廊上等他，他的馬这时还系在近旁一棵洋槐树上。

但是，基珂什先走到医生那儿，道謝他的耐心的援救。医生刚才在庭上旁听，当然罗，什么都知道了。

"唉，山陀尔，"等他道过謝，医生就說道，"我看到过許許多多演戏的名演員，可是沒有一个演

貝加尔演得象你这样到家的。”

“我做得对，还是不对？”小伙子很認真地問道。

“对呀，还用說，你是一个可尊敬的人。不过，你碰到那个姑娘的話，要跟她說句好話。可怜的人，她压根儿沒想到会鬧出这种乱子来。”

“我不生她的气。愿上帝保佑你，先生，多謝你的大恩。”

他走到外面走廊上，姑娘拦住他，一把抓起他的手。

“山陀尔，你是干什么呀？你不怕灵魂打入地獄，起假誓，講謊話，这全是为了要释放我！你为了免得我受鞭打，免得我斬断細脖子，故意不承認你曾經爱过我。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可是我的事了。我只能这样告訴你，从今以后，我要永远憎恨和蔑視我們两个人中的一个。你别哭，我不是指你！我再也不敢看你的眼睛了，因为在你的眼睛里我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我現在可比我背心上拉下来的这顆破鈕扣还不值錢。上帝保佑你。”

說罢，他从洋槐树上解下他的馬，縱身上鞍，飞馬向平原上奔去了。

姑娘在后面望着，望着，直到她的眼睛漸漸給泪水模糊了为止。接着，她在地上找了一陣，找到了他扔掉的那顆破鈕扣。她把这鈕扣藏在胸口。

第 七 章

事情果然不出工头所料。牛群到波尔加渡口，过不去了。蒂薩河、薩育河、赫納德河都发大水了。河水碰到了人行桥的鋪板。渡船已經停航，船都系在岸旁的树上。一棵棵連根拔起的大树，随着汹涌澎湃的浊水漂浮下来；一群群野鴨、潜水鳥、鷂鷲都在水面上游泳戏耍，这种时候，它們压根儿就不怕枪弹。

交通一断，眞是糟糕透頂，不但伯爵的牛过不去，还有那些打德布萊津和烏伐洛什来的，到沃諾德去赶集的人，也都給拦住了。他們的車子歇在露天的水坑里，人坐在波尔加渡头酒家的小屋子

里叹苦。

劳扎·費尔科去为牲口买干草，买来了一大堆。“我們在这儿至少也要等上三天哩！”

眞凑巧，那些去赶集的人中間有一个卖熟肉的，她带着一只很大的油炸鍋和一些切好的新鲜猪肉。她在玉蜀黍秆搭成的小篷子里开起了一个临时飲食店，生意好得应接不暇。柴，她用不着去买，蒂薩河上有的是浮木。酒，那个客栈老板有得卖，酒很厉害，但很好，因为反正你也买不到更好的酒。此外，每个匈牙利人，当他打定主意出門的时候，烟斗、烟草和干粮袋总是随身带着的。

这样，过了一陣子，大家也就搞得很熟了。那个德布萊津的鞋匠和鮑尔馬茲—烏伐洛什的硝皮匠本是老朋友。那个卖斗篷的贩子，大家都管他叫“老爹”。那个烘薑餅的，自以为高人一等，因为他穿着一件紅領子的长大衣，独自个儿坐在另一张隔开的桌子旁，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跟大伙儿談着天。过了一会，又来了个馬販子；但是他长的是个鈎鼻子①，因此只能站着和别人談天。等

① 指犹太人。

那个牧牛人一进来，大家立刻坐紧点，为他在桌边騰出一个位置来，因为，对于牧人这种高貴人物，即使鎭上的人也都是很尊敬的。那两个莫拉維亚馬夫，这时仍旧耽在外边看管牲口。

大家快快活活地閑談着，不过并沒有吵嚷，因为年青的彭陀尔太太还沒有到达。等她一来，那别人就甭想插嘴了。她抓住和那个木匠——她的妹夫一道出門的机会，这会儿她的車子显然是待在哪个引誘人的客栈里啦。木匠带了一些描着郁金香的箱子去沃諾德赶集，年青的彭陀尔太太是去卖肥皂和牛油蜡烛。当牧牛人走进来的时候，屋内一片烟霧弥漫，搞得他什么也看不見。

"告訴我們吧，'老爹'，"鞋匠这时正在对硝皮匠說，"你住在烏伐洛什，比我們离霍托巴吉客栈近，那个客栈老板的女儿想毒死基珂什，这是怎么回事啊？"

一听到这儿句話，牧牛人覚得好象叫人兜心放了一枪。

"怎么回事？哎，那个漂亮的小克拉莉卡，給他的菜里加胡椒、加胡椒，結果放进了儿只烏鴉爪

子。”

“据我晓得，不是这样的，”烘薑餅的插嘴道。“小克拉莉把曼陀罗花放在蜜酒里——这东西人家平常是拿来毒魚的。”

“哦，当然罗，这位大紳士一定最清楚，因为他有一条金表鏈嘛！他們請了烏伐洛什的軍医来解剖基珂什的尸体，結果在他的肚子里就取出了这些烏鴉爪子。他們已經把爪子浸在酒精里了，在审判时候作为物証！”

“是你把那个可怜的家伙杀啦！我們听說，他可幷沒有給毒死，只是发了瘋，已給送到布达①去，要在他的脑壳上鉆一个孔，因为所有的毒气都聚到头上了。”

“他們把他送到布达去了，眞的？你是說把他送进地里去了吧！哼，我老婆亲自跟那个扎紙花的談过天，就是他在台契的寿衣上撒的紙花。这可是事实啊！”

① 布达，匈牙利大城市。1872年前，布达佩斯原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即布达和佩斯。

“啮，啮！卖油炸肉的契克馬克太太在这儿，她从德布萊津来要晚一天，一定了解眞实情况。我們把她喚进来問問吧。”

契克馬克太太离不开她的吱吱响的油鍋，只能隔着窗門和他們談話。她也說，中毒的基珂什已經埋了。德布萊津的牧师在他的坟上唱过贊美詩，司祭也作了送別講道。

“那个姑娘怎么样啦？”三个人异口同声問道。

“那姑娘！她跟她的情人——一个牧牛人逃跑啦；她就是在他的授意下把基珂什毒死的。他們現在正在凑集一个强盜帮哩。”

劳扎·費尔科靜靜地听大家談着。

“胡扯。瞎說！”烘薑餅的高喊着駁斥她道。“怕是你听錯了吧，亲爱的契克馬克太太。他們当場就逮住了那个姑娘，把她上了手銬，由宪兵押走了。当他們押她上市政厅去的时候，我的孩子就在那儿嘛。”

牧牛人仍旧靜听着，不动声色。

突然，大家起了一陣大騷动，上面提到的那个落在后面的人——年青的彭陀尔太太来到了。她

跑在最前面，后面是馬夫，最后面是她妹夫，拖着一只大箱子。匈牙利語是多么彬彬有礼啊，連一个卖肥皂的女人也都有个尊称，叫"伊法所尼"（年青的太太）。

"好啦，那个毒死基珂什的酒家姑娘怎么样，这下彭陀尔太太会告訴我們啦，"一个人喊道。

"哦，当然。好人儿。让我稍微歇一下吧。"說着，她一屁股坐在那口大箱子上——如果是张椅子或凳子的話，那准会給她这个大个子压得粉碎的。

"他們抓住了那个漂亮的克拉莉？还是她逃跑了？"

"哦，亲爱的，他們已經审問过她了，判了她死刑，明天把她关进牢房，后天就执行。劊子手已經从塞格德来了，他們給他在'白馬'訂好了一个房間，因为'金牛'① 的人都不让他住。这是千眞万确的事。是那个門房亲口告訴我的，他上我那儿买蜡烛来着。"

---

① "白馬"和"金牛"均为旅店名。

“她要怎么样死？”

“唔，依照古法——她滿应該这样——他們要把她放在麦秆上活活烧死。但看她出身比較好，她爸又是个好人，他們只砍掉她的头算了。有身份的人一般都是砍头的。”

“嗳，别扯了，太太，”烘薑餅的反駁道。“今天他們还来顧这些？可才不来管你呐！唔，在一八四八年①以前，要是我穿上我的銀鈕扣披风，他們会把我当作——一个紳士，走过佩斯桥，决不会向我要通行稅，但是眼下如果我穿上披风的話——”

“得嘞，别扯你的銀鈕扣披风啦！”一个布販子脫口說道。“让这位年青的太太把她听到的消息講完嘛。那个漂亮的姑娘这样謀害人命，是为了什么呀？”

“唉，談起来眞是件怪事。这是一次謀杀引起又一次謀杀。不久以前，有个有錢的莫拉維亚的牛販子上这儿来买牲口。他带了許多錢。漂亮的克拉莉把这件事告訴了她的情人——那个牧牛

---

① 指1848年匈牙利民族独立战爭。

人，于是他們俩就一起把牛販子杀了，把尸体投进了霍托巴吉河。一个基珂什也正恋着那姑娘，这件事偏叫他撞見了 于是，一上来，他們就把偷来的錢分給他，后来，为了灭口起見，他們就把这个基珂什毒害了。”

“那么，那个牧牛人怎么啦，逮住了嗎？”鞋匠激动地問道。

“逮得住当然逮了，但是給他逃掉啦。宪兵們这会儿正在整个平原上搜捕他，并且悬賞緝拿。他們描画了他的相貌特征，这是我亲自看見的布告，誰要是把他生擒归案，就可得一百块錢。我跟他还挺熟悉哩！”

嗯，要是坐在这儿的不是劳扎·費尔科，而是台契·山陀尔的話，那就准会天下大乱，当場有出精彩好戏可看了。他会把他那根鉛头棍往桌上一擲，一脚踢开下面的椅子，高声叫喊道：“我就是那个給悬賞緝拿的牧人。你們哪个要一百块錢？”

于是这一批宝貝会拔脚就逃，有的鉆地窖，有的上烟囱。

但是牧牛人却不是这种脾气的人，他有生以

来，一貫小心謹愼。何况，平日与牛为伍，他深深知道，只有冒失鬼捉牛才抓牛角。

因此，他用胳膊肘抵着桌子，沉靜地問道："太太，你看了那张布告上的說明，总認得那个牧牛人了吧？"

"哪能不！我怎么会不認識他？他常常来向我买肥皂的嘛！"

"唷，太太，"馬販子为了炫耀自己的知識，說道，"牧牛人要肥皂有什么用？牧牛人都穿蓝衣褲的，根本就用不着洗，那布是先在猪油里煮过的呀！"

"哎呀呀，天哪！这眞怪啦！肥皂难道只是拿来洗髒衣服用的嗎？牧牛人不剃胡子嗎？也許，他象个犹太馬販子一样，終年到头留着一把长胡子的吧？"

大家笑了个不亦乐乎，那个插嘴的碰了一鼻子灰，大为狼狽。

"唉，我叫人家来嘲笑，这是何苦呀？"那个倒楣人委屈地喃喃說。

"太太，那个牧牛人的名字你大概不知道吧？"

牧牛人継續从容地問道。

“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是我偏巧一时記不起了！名字就在我的舌尖上，因为我熟悉他，就象熟悉自己的孩子一样。”

“是叫劳扎·費尔科吧？”

“对，对，正是。叫你說出来啦。也許你認識他吧？”

但是牧牛人忍住了嘴，沒有說他認識这个人就如同認識他父亲的独养儿子。他默默地敲出烟斗里的烟灰，又装上烟叶，站起身来，把棍子靠在那张草垫椅子上，表示这座位已經有人，別人不得占領。然后，到桌子中央那根蜡烛上燃上烟斗，走了出去。于是大家都对他議論开了。

“这个人准有着沉重的心事哩！”

“我不欢喜他那副眼睛的神色！”

“敢情他知道点儿謀杀基珂什的事吧？”

这时馬販子又冒昧地插进嘴来了。

“女士們和先生們，”他說，“請容許我講一句。昨天我在沃哈特平原买馬，在那里，我看見那个被謀害了的台契·山陀尔，看去臉儿紅紅的，滿有精

神，活象一个紅苹果！他还用套索为我捕捉小馬来着呐。我决不騙你們！”

“什么？你有意叫我們坐在这儿你騙我，我騙你？”这下大伙儿都光火了。“滚出去；給我滚！”

說干就干，他們抓起他的領子，把他一下摔了出去。

这个被撵出来的旅客，一边摩平他的弄縐的帽子，一边咕噥、咒罵，最后他才領悟到一个恰如其分的教訓：

“唉，我叫人家来嘲笑，这是何苦呀？一个犹太人就是講的是实話，又有什么用？”

这时，那个牧牛人走到牲口那边，跟两个莫拉維亚馬夫說：他們可以到里面去喝杯酒；牲口由他来看管。在旁边放着根棍子的那张椅子是他留着的。

当他看管着牲口时，他撿起了一块“穷人的泥煤”，塞进衣袖里。他要这东西干什么啊？

第 八 章

幸而霍托巴吉以外的人都不知道这种牧場上的"穷人的泥煤"。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不是鈴兰。它是平原上牧人的唯一燃料，实际上，是一种动物泥煤。

从前有个故事，講一个匈牙利地主，在革命爆发后，覚得最好避到国外去，就挑选了自由瑞士作为暫时的居留地。但是他的眼睛始終看不慣那些高山峻岭。每天晚上，一回到自己屋里，他就取出一块牧場上撿来的"泥煤"，放在炉子里燃烧。然后，閉上眼睛，坐在那股烟气中，就仿佛回到了辽闊无边的平原上，置身在移动的牲口群中，听到了玎玲璫瑯的牛鈴声，他所緬怀的一切故乡景物，一一呈現在面前……

唔，如果这种泥煤烟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尙且具有如此强烈的影响，那么，对于下面所講的故事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那批旅客不得不在波尔加渡口等了两天。

第三天上，这一伙等渡的人的粮食吃完了，心里也急起来了。半夜时分，撑渡的来报告好消息，說蒂薩河的水位大大低落了。渡船已經歇在原处，一到早晨，他們就可渡河。

于是車子連忙給推到了船上，一輛輛排列停当。接着，他們把馬牽上了船。然后輪到牛上船。費了好大的劲，总算把它們装了下去。不过，杂沓拥挤得最厉害的——虽然很溫和——还是那些人，那些平常挤戏院子挤慣了的人。

临到最后，那头人人畏惧的公牛給带上了船。这样一来，留在岸上的就只有牧牛人和他那匹馬了。两个莫拉維亚馬夫坐在牛和車子中間。但是船还不能开航。船纜給水一浸，綳得紧紧的，只好待太阳晒一下，才能解开点。河面上潮气冉冉，好象在冒着水蒸汽。

牧牛人利用这机会，提議撑渡的給他們煮个辣椒魚。这时他們吃的东西已經什么也不剩，手头只有一口鍋子，而水位一落，河里面魚却有的是。船夫用桨在魚的鰓刺下戳了一陣，就捉起了

几条很肥的鲤魚、鲶魚和鱘魚。他們把魚急忙洗滌干凈，切成碎块，投进鍋子里，下面举起小火，就烧了起来。

一切准备就緒，这时問題来了："誰有辣椒？"每一个有自尊心的普通的匈牙利人，都随身带着一个裝食物的行囊；但是断了三天粮，現在可把辣椒也吃光了！沒有辣椒，燉魚就吃不成。

"我还有一点，"牧牛人說，从袖子里取出一个木匣。大家覺得，他把自己的辣椒留在紧要关头使用，这准是个很有远見的人。因此，大伙儿都把他看作一个救命星。

鍋子放在船尾，而牛都在船中央，牧牛人到鍋子那边去，得从船头走到船尾。不过，有誰会愿意把自己的"辣椒"匣交給别人呢？当摆渡的正忙着在魚上加番椒的时候——倭鏗① 在药書上称番椒为毒药；只有某些野蛮部落才敢吃它——牧牛人乘机悄悄地在炉子里投了一块"泥煤"。

"喂！'辣椒'一定烧焦啦！气味多香呀！"鞋

① 倭鏗(1779—1857)，德国自然科学家。

匠立刻說道。

“香！我說很臭呐，”那个流动衣贩糾正道。

牛对油脂的气味尤其敏感。先是那头公牛漸漸不安定了，它嗅嗅空气，搖搖脖子上的銅鈴，一声声哞哞叫，接着，俯下脑袋，翹起尾巴，开始大声怒吼了。一些母牛都激动起来，前前后后乱跳乱蹦，用后脚站起来，伏在别的牛的背上，都挤到了渡船的边沿。

“圣母馬利亚！圣安娜！保佑这条船呀！”卖肥皂的胖女人尖声叫喊道。

“快点，太太，你坐到对面去，这样船就会稳了，”鞋匠打趣地說。

不过这并不是說笑話。在船上的人，都不得不紧紧抓着船索，使渡船不致翻身；船的另一边已差点进水了。

突然，公牛一声怒吼，用力一蹦，跳进了河里。紧接着，另外二十四头母牛，都一一跟着它跳了下去。

渡船这时正好在河的中流。

“回来！回来！”两个莫拉維亚馬夫高声叫喊

着，因为那群牛都径直往来的那边游回去了。他們叫渡船立刻划回去，以便去追赶他們的牲口。

“决不能回去！”那伙市民尖声喊道。“我們非过河不可！我們去赶集本来已經晚啦！”

“用不到大呼大嚷的，老兄，”牧牛人异常鎮靜地說。“我会叫这些畜生安定下来的。”

他跨上馬背，把馬赶到船尾，用靴刺在馬肚子上一夹，一下跃过栏杆，跳进了水里。

“瞧，牧牛人会追上它們的，别担心！”布販子安慰那两个絕望的馬夫說。

馬販子因为船上沒地方載他的馬，同时他也不愿让他的馬在这一大群牛中間受惊吓，因此这时仍旧留在岸上；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大家不同。

“这下你們可再也看不到这群牛啦，”他对船上的旅客們高喊道。“它們不会回来了！”

“那个約拿①又来胡說八道啦！給我一根枪，我馬上放他一枪！”鞋匠怒喝着說。

那群牛先先后后地游近岸边，走到浅滩上，趟

① 古希伯萊（犹太）的預言家。

水走上了干地。牧牛人掉在后面，因为牛游水比馬游得快。等他也上了岸，立刻就从脖子上解下鞭子，啪的很响地揮了一鞭。

“喏！他在把它們赶回来啦！”市民們安慰两个馬夫說。

实际上，这啪的一鞭，只使得牛跑得更快了。

乘客們对这件事紛紛大发議論。摆渡的对他們賭咒发誓說，这种事决不是第一次。从霍托巴吉运来的牛，往往会突然地发起思乡病来，看到渡船一开动，它們就会不顧三七二十一地一下跳进河里，管自游向河岸，奔回平原上去。

“人也这样的，都爱自己的家乡，”烘薑餅的說。他常常在書本上看到这种描写，知道的确有这种事。

“是啊！”彭陀尔太太大声說道，“毫无疑問，那些母牛已經都回到它們的小牛那儿去啦。叫亲娘离开自己的孩子，这就不对嘛！”

“不过我倒不这么看，”鞋匠說道，他一向是个怀疑派，“我常常听人家說，那些狡猾的貝加尔想把牛群赶散，他們就在烟斗里放上一些油脂，牛一

聞到那股气味，就会发狂，凶巴巴地直瞪着一双眼睛，向四面八方飞奔。于是貝加尔就趁此机会，輕而易举地把牛捉了去。刚才我就聞到这么一股气味哩。”

“老爹，你聞到这股气味，那你干嗎不逃跑啊？”

人人都笑了。

“等下瞧吧！一到岸上，我就揍你！”鞋匠說。

两个莫拉維亚馬夫，看着他們的牛群的这种狂妄行为，可怎么也笑不出来，更不要說来討論这种博物学上的問題了。他們只是喊嚷，叹气，活象两个从火烧場里逃出来的吉卜賽人。

那个摆渡的老头，操着斯拉夫方言，竭力安慰他們。“别嚷了，孩子，涅一斯吉卡特①。那个牧牛人好端端的，不会搶你們的牛的。他的帽子的銅牌上的D字和V字，可不是‘懦夫’(Dugdel) 和‘盗賊’(Veddel)这两个字的縮写 却是德布莱津城(Debrecen Vārosa)的縮写。他不会赶着牛逃跑

① 譯音，即“别嚷了”。

的。等我們再擺渡回去，牛就会在那儿站成一堆。他一定会把它們赶回来的。不是嗎，連他的狗都跟着他去了！不过，等一会我們把牲口带上船来的时候，你們一定得把母牛三头一堆、三头一堆地縛起来，把那头公牛的角縛在鉄环上。这样就不要紧了，只是这一来你們得付給我两倍的渡船錢。”

渡船搖到对岸，大家一一上了岸，再載着过渡的人搖到霍托巴吉河的这一边，时間已經过了一个半鈡头。两个馬夫急忙奔到小山上的渡口酒家那儿，各处找寻他們的牲口。但是哪儿有个影子。

馬販子說：那群激怒的牛发疯似地向灌木丛那边奔去，一下就在柳树丛里消失了。它們不是向大路上奔，是順着风向奔去的，头冲着地，高揚着尾巴，仿佛叫一群牛蠅赶着似的。

一个后到的卖陶器的小贩，这时駕着一輛装陶器的馬車打烏伐洛什那边駛来，說他在平原上碰到一群牛，后面跟着一个騎馬的人和一只狗，一路吼叫着向扎姆山那边飞奔了去。到了霍托巴吉河边，人和牛都进了水里，蘆葦一遮住，他就什么

也看不見了。

擺渡的轉向那两个莫拉維亚馬夫說：

“現在你們可以嚷啦，老乡！”

第 九 章

沃哈特平原是“杂色”馬的牧場。中央是畜栏，周遭一片广野，直达天际，除了在嚼草的馬群之外，看不見任何一样东西。这儿有各种顏色的馬，只有丰富多采的匈牙利語才足以命名：栗色馬，灰色馬，黑色馬，白面馬，斑紋馬，斑駁馬，褐色馬，褐斑馬，紅斑馬，赤色馬，奶色馬，花白杂毛馬，小馬中間最珍貴的是乳白色的馬。由于顏色五花八門，所以給喚作杂色馬群，这是很恰当的。一个紳士家里的馬群，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他們养的馬只有一种顏色，一种馬种。

德布萊津的养馬人都把他們的雌馬放在沃哈特牧养。这儿，不管严冬酷暑，都見不到一个馬棚，只有基珂什头儿記录着它們一年年繁殖的数

目。这儿还飼养著名的溜蹄馬，人們往往远道前来求买；因为要跑沙地，这就不是每一匹馬都能胜任。比如說，一匹山里的馬，它一跑上阿尔福德大道，就颠颠簸簸，走不了路。

你看得見一群群的馬，都分別围着一匹匹种馬，在孜孜不息地啃草。馬总是不停嘴地吃草。学者們說，当朱匹忒創造密涅尔伐①时，他就对馬下了咒語，叫它永远不住地吃草，但永远吃不飽。

四、五个騎馬的基珂什牧放着上千匹野性难馴的牲口，用粗大的鞭子驅赶着那些不听話的馬。

这里的建筑与牧牛場完全相同，有"卡拉姆"、厨房、避风棚和井。只是这儿沒有推独輪車的人，也沒有"穷人的泥煤"，更沒有保护牲口的牧狗，因为馬最討厌犬类动物，不管是狗是狼，馬都要踢它們。

近中午时分，四散的馬群向大井这边聚集。这时，两輛馬車也从霍托巴吉桥那边駛了过来。

---

① 朱匹忒，罗馬神話中的主神。密涅尔伐，罗馬神話中司才艺的女神。

那个身体結实、骨格粗大的基珂什头儿，手搭凉篷一望，从他們的馬就認出了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是誰。

“一位是卡达尔·米哈伊先生，还有一位是馬販子彼利坎。我看了历本，就知道他們要来看望我了。”

“难道这也印在历本上？”牧人山陀尔惊問道。

“是啊，我的孩子！查蒂氏历本上什么都写得明明白白的。星期天，沃諾德牲口市場，彼利坎一定会带了馬上那儿去的。”

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来的正是卡达尔·米哈伊先生和彼利坎·沙慕尔先生，他們上这儿来成交馬生意，一个是卖主，一个是买主。

人人都認識卡达尔·米哈伊先生——他长着一张端正的圓脸盘，笑嘻嘻的，一把翘胡子，一个大肚子。他身披編織的披风，头戴圓帽，手里拿着一根細长的手杖，杖頂上雕着一个鳥头。他那一群由一匹花白杂毛种馬率領的馬，这时正好停立在池塘旁边。

彼利坎·沙慕尔骨格粗大，生着一个大鹰鈎

鼻，留着一把长胡须，由于成年累月騎在馬上，背脊和双腿都有点儿弯曲。他的高高的闊边帽上，竖着一根鶴羽，身上穿一件花格子背心和短短的上衣，一条胀臌臌的紫花布裤的裤管塞在馬靴里。他的口袋上，插着一个烟盒子，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馬鞭。

两位紳士跨下車子，走到"卡拉姆"那儿，跟迎候着他們的工头握握手。接着，牧人們听到一声吩咐后，就向那群馬走了过去。

两个騎着馬的基珂什，揮起噼啪一陣震天响的鞭子，赶攏了一大群馬，卡达尔先生的那群馬就在里面。这群馬总共大約有两百匹，有几匹还从来沒有接触过人的手。当他們把馬驅赶着成一条长弧綫經过客人面前时，馬販子指指一匹快步急跑的白斑雌馬，向站在他身旁草地上的牧人說道：

"我要这一匹！"

于是，台契·山陀尔把上衣和斗篷往地上一擲，右手抓起一根卷成一圈的套索，把索子的一端繞在左手上，一步步向走动着的馬群赶上去。他向那匹选中的雌馬一下抛出长索，宛如一道閃电，

笔正地套住了它的脖子，差点把它勒得气都喘不过来。其余的馬立刻嘶喊着跳走了；那匹被捉住的馬留了下来，昂着头，踢着腿，用后脚站起来，但都沒有用。这儿站着个小伙子，手抓着套索，好象鉄鑄銅造一般，他的大袖子披在背脊上，那副模样儿可眞象古代希腊罗馬的一等雕象——所謂“馴馬者”。他不顧那匹馬的竭力反抗，一把一把收起繩索，慢慢把它拉了攏来。馬的眼睛爆凸，鼻孔扩张，一口口喘着大气。接着，基珂什一下用双臂摟住馬脖子，在它耳朵边輕輕講了几句什么話，放松了它脖子上的套索，于是，这头狂暴的、受惊的畜生立刻变得象羔羊一般溫柔，心甘情愿地俯首套上了籠头。他們当即把它縛到馬販子的双輪弹簧馬車上，車主人赶忙取出一点面包和盐来討好他的犧牲者。

这种膂力表演重复了三趟；台契·山陀尔一次也沒有誤事。但是到第四趟时，套索松开了，一下滑到了馬的腹部。喉嚨沒勒住，馬可就不听你摆布了；它一陣踢腿和迸跳，把拉着繩索另一端的基珂什拖了好一段路。基珂什使尽了力气，才算

把这个俘虏拉到了他的主人面前。

“这玩艺儿眞有趣啊，比在‘金牛’里打台球还有劲，”彼利坎轉向卡达尔先生說。

“是啊，这件事只有他才吃得消干！”那位可尊敬的公民回答道。

馬販子打开烟盒，递了一支烟給牧人。台契·山陀尔接过手，划根火柴点上，就吸了起来。

四匹未开化的馬，分别系在买主的馬車旁。两匹在后面，一匹在左侧的馬旁，一匹在右边的馬旁。

“喂，我的朋友，你可眞是个大力士哪！”彼利坎先生在山陀尔的香烟上接燃香烟时說道。

“是啊！要是他不害病的話，可还要棒吶！”工头抱怨地說。

“我哪生病啦！”牧人矜夸地說，傲然把头一仰。

“那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个人在馬塔医院里躺了三天——”

“人怎么会躺在馬塔医院里？只有馬才上那儿去！”

"那么，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喝醉了嘛！"台契　山陀尔說。"一个男人不能喝酒嗎！"

老头儿捻捻胡子，半喜半恼地咕噥道："嘿，你瞧这些'貝加尔'！怎么也不承認害过病。"

現在，到付錢的时候了。

他們講好价錢，四匹壮馬，一共八百福林。

彼利坎先生从内口袋里取出一张四方折迭着的鳄魚皮，这是他的錢袋。然后从里面一迭紙头里挑选出一张紙来。錢袋里沒有一张鈔票，尽是一些支票，有塡好的，也有空白的。

"我身边向来不带錢，"馬販子說。"只带这些个。賊骨头要偷就让他們偷，反正偷了去也是白搭。"

"我愿意收支票，"卡达尔先生接着說。"彼利坎先生的签字跟現款一样值錢。"

彼利坎随身带着文具：褲袋里盛着一个輕便的墨水壶，馬靴里插着一管鵝毛笔。

"牧馬的，費你的心，請把你的馬牵过来，这样我們写字台也馬上有啦，"他說道。

台契的馬的鞍子成了一张挺合用的台子，馬贩子在鞍子上塡写支票。台契在旁边很感兴趣地呆看着。

不仅牧人感兴趣，連那匹馬也很好奇。这群野馬，先后受了四次惊吓，四个伙伴刚才給用套索捉去了，这会儿却都围了上来，好象一群爱寻根究底的孩子，已經毫无恐惧。(实际上，这是卡达尔·米哈伊先生在拿德布莱津的面包卷引誘它們)。一匹褐斑馬眞的把头倚在馬贩子的肩上，惊訝地直望着。它們以前从来沒見过塡写支票。

台契 山陀尔提的問題很可能正好說出了大家的心里話："你怎么开八百十二福林零十八克劳采尔，先生，价錢不是講定八百福林嗎？"

"哦，牧人，这是因为我本来应当付現款的。可敬的卡达尔先生要在支票的背后签上名，这样一来，支票就'背署'了。明天早晨，他可以带了这支票上儲蓄銀行去，那儿他們会付他八百福林，又要扣去十二福林零十八克劳采尔作为貼現，这一来，我三个月內就用不着繳錢了。"

"要是你不付錢怎么办呢，先生？"

“呵，那他們就会向卡达尔先生追还的。所以他們才信任我嘛。”

“懂啦。支票的用途就是这样嗎？”

“支票你从来沒見过？”彼利坎先生問。

台契·山陀尔縱声大笑，一排齐整的牙齿一閃一閃。

“一个基珂什怎么会見到支票！”

“唔，你的可敬的朋友劳扎·費尔科可跟你完全不一样，他还只是一个牧牛人罢了。他懂得支票的用途。如果你要看一看的話，我手头正好有一张他的这种紙条儿。”

說着他在証券中找了一会，把一张紙条递到基珂什面前，然后就把它交給了他。这是一张十福林的票据。

“彼利坎先生認識这个牧牛人？”惊訝的基珂什問道。“据我知道，你并沒有販牛呀，先生。”

“認識他的不是我，却是我老婆。你知道，她自个儿經营着金飾匠的小买卖。我完全不顧問。大約两个月前，劳扎·費尔科先生拿来一副耳环子，要把它鍍鍍金，还鍍得很厚哩！”

山陀尔听了这話，心里一惊，仿佛叫黄蜂螫了一下。

“是副銀耳环吧？”

“是啊，一副很好的銀耳环，挺精致的，鍍鍍金一共化了十个福林。鍍好以后，他拿着走了——这副耳环当然不是他自个儿用的——他因为沒有錢，就留下了这张票据。他到五谷女神节付現款。”

“就是这张票据？”

台契·山陀尔惘然凝視着这张紙条，鼻孔一顫一动。他露着牙齿，好象在笑，但是他手里的那张字据却在簌簌发抖。他不但沒有松手，而且紧紧地捏着它。

“看去你非常欢喜这张票据，那我就給了你作为酒錢吧，”彼利坎先生突然慷慨起来，說道。

“但是，先生，十个福林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当然，对你来說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也不是这样的傻瓜，会每买一匹馬，就浪費十个福林。不过說句实話，我的确很高兴趁这个好机会摆脫这

张票据，就好象故事上講的那个鞋匠要摆脫他的葡萄园。”

“这样說，这里面有什么虛假？”

“不，毫无虛假，实际上，只是太眞眞实实了。好，我来告訴你吧。請瞧这儿。这一行写的是‘劳扎·費尔科’，下面是‘地址’，再下面是‘付款处’。喏，这两个地方都应当塡写‘德布莱津’才是，可我那个傻老婆却写了‘霍托巴吉’——这对是滿对的——因为劳扎·費尔科是住在霍托巴吉。要是她写的是‘霍托巴吉客栈’的話，我还知道上那儿去找他，但是叫我漫游霍托巴吉和扎姆平原，去找寻那数都数不尽的牧場上的‘卡拉姆’，拿我这两个腿肚子去冒給牧狗咬的危险，这怎么行啊？为了这件事，我跟我老婆吵架可吵得够了。你就收下吧，牧馬人。你一定知道怎样去向那个牧牛人收取这十个福林的，因为你旣不怕他，也不怕他的狗。”

“謝謝你，先生，非常感謝你。”

基珂什折起那张紙条，放进口袋里。

“这个靑年人得了十个福林酒資，看上去感激

非凡，”卡达尔先生对工头耳語道。“慷慨自有其好报。”

卡达尔·米哈伊先生很欢喜讀报，既看《星期新聞》，又讀《政治消息》；因此講起話来很文縐縐的。

“他沒有什么可高兴的，”工头嘮嘮叨叨地說。“他清楚地知道，劳扎·費尔科上星期五就上莫拉維亚去了，他这个人，和他媽的这十个福林，都别想見到了！他所高兴的是，这一来弄清楚了耳环子这件事，因为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姑娘哩。”

卡达尔先生象煞有介事地举起手杖，把杖頂的鳥头往自己的嘴唇上一按。

“哎呀！”他低声說道，“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你知道，这孩子是我的教子，我眞欢喜这小子。管馬的事，誰也比他不上。我想尽办法，使他免除了兵役。費尔科是我的老朋友、那个牧牛人头儿的教子，也是个挺好的小伙子。要不是魔鬼——或者，天晓得什么恶运——把那个白脸姑娘夹在他們中間的話，他們倆就是世界上一对最好的好

朋友。現在他們却只想你吃我的肉，我吃你的肉哩。幸好我的老朋友出了个好主意，把費尔科遣到一个莫拉維亚伯爵那儿当牧人头儿去了。这样霍托巴吉又安靜了下来。”

山陀尔看見他們窃窃私語，猜到他們是在談論他，就走了开去。匈牙利人是向来不爱偷听人家談話的。于是，他就把那群馬向井边赶了去，别的馬已早聚集在那儿了。那儿一共有五个牧人，三架井轆轤，一千零五十四馬。每个基珂什都得放下轆轤去用桶汲水，拉起木桶，把水倒在槽里，这样一共足足提上两百零十次。这是他們的日常娛乐，一天三趟，因此，他們决不至于抱怨缺乏运动！

台契·山陀尔尽量不让别人看出他有什么不同。他快活得象只云雀，整天到晚唱歌、吹口哨，直唱得他那支心爱的歌曲在辽闊的原野上回声四播：

我是沒有錢也沒有名，
我只赶着我的六匹黑馬向前。
我的这六匹黑馬多么美好，

平原上的小伙子又多么康健。

先是一个人唱，接着别的基珂什跟着和唱，整个平原上蕩漾着他們的歌声。第二天，山陀尔从早到晚，看去那么愉快，始終兴高采烈的，好象想到了“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太阳落山后，馬群給赶到“卡拉姆”近旁过夜的地方，它們就在那儿一块儿待到天亮。

这时，那个孩子拿来了几束“柴勒盖伊”——一些碎蘆葦——点燃牧馬人的篝火和生炉子热飯。牧牛人吃的和基珂什吃的完全不同。这儿可并沒有偷来的猪肉或羊肉，如同戏中扮演的基珂什所欢喜扯淡的那样。所有的猪羊牧場都在霍托巴吉河对岸，这些英雄式的基珂什如果要去偷只小猪或小羊吃，跑路就得跑上一天。这儿沒有牧牛人所熟知的和所常講的那种死牛肉。住在鎮上的工头的老婆，为他們烧煮的食物足够他們吃上一个星期。至于这些食物，你款待任何一个紳士都不会委屈——什么酸黑麦湯啊，燉猪肉啊，“喀尔文教徒的天堂”(即醃白菜)啊，醃牛肉啊。五个基珂什和老牧人一起吃晚飯时，那个侍候牧人的

孩子也沒有給忘掉。

到了黃昏，馬和牛就有所区别了。牛給飲过水以后，它們就伏在一起，安安靜靜地咀嚼反芻的食物，好象个哲学家似的，而馬可不是这样。馬在夜里还要吃东西，只要有月亮，它就不住嘴地啃青草。

那天晚上，台契·山陀尔心情很好，当大家围坐在通紅的篝火旁，他問工头道："亲爱的教父，馬怎么会整天到晚地吃东西的？就是草原上遍地是糕餅的話，我也总不能整天到晚地吃啊！"

"唔，教子，这个我可以告訴你，只是你不要笑。有一个古老的传說，这还是大学生們都带三角帽的时候的事哩。这是我亲自听这样一个吃墨水的人說的，要是其中有一句假話，那就让他的灵魂也不得安宁！从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圣徒，叫馬丁——他現在还活着，只是如今不上霍托巴吉来了。我們知道，他还是一个匈牙利的圣徒哩，因为他来来去去总是騎馬的。后来这儿出了个国王，名字叫瑪罗特'馬'。人家这样称呼他，因为有一次他把那个騎馬周游四方的圣徒馬丁騙了一

下。圣徒馬丁在他那儿作客，他把圣徒的馬系在馬廐里。后来，一天清早，圣徒馬丁要动身了，他对国王說：‘把我的馬給我吧，我要走了！’‘不行啊，’国王說，‘馬正在吃东西呐。’圣徒一直等到中午，他可要馬了。‘你这会儿不能去，’国王說，‘馬在吃东西呐。’圣徒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他又一次催国王把馬給他。‘眞的，馬不能給你啊，因为它还在吃东西！’这一来，圣徒馬丁可恼火了，他把他那本小書往地上一擲，对国王和馬詛咒起来：‘愿你永远和“馬”的名字分不开！愿你永远摆脫不掉，提到你的时候，就永远把你的名字和馬的名字連在一起！至于这匹馬，愿它終身嚼草，可是永远吃个不飽！’自此以后，馬就老是吃东西，也永远吃不飽了。你要是不相信这故事，你可以上誆人国去，在那儿的山峰上，你会看到一匹瞎眼馬。你問它就是。它可能会对你講得更清楚些，因为它就是那匹馬。”

基珂什們听完这个有趣的故事，向老人道了謝。然后，大家急忙找到自己騎的那匹馬，穿过寂靜的夜幕，快步向自己的馬群赶了去。

第十章

这是一个美妙的春夜。晚霞在天空恋恋不舍地久久不消逝，一直到一片柔和的羊毛般的夜雾降临，裹住了整个大地，它才徐徐隐没。

一弯新月，慢慢地爬上了扎姆山，那顆升得早、降得早的情人星，閃閃爍爍的，正好在月亮的上方！

离馬群不太远之处，基珂什找到了一个歇夜的地方。他小心地把他的馬卸下鞍子，除下馬籠头，把它挂到他那根插在地上的木棍上。然后在鞍子上鋪上鞍褥，当作他的枕头。那件綉花的“湫尔”成了他的被子。不过在就寢以前，他先把晚飯吃剩下来的一些面包弄碎了，放在手中喂了馬。

“現在你也可以去吃草啦，小維达姆①。你不象别的馬一样整天到晚吃东西！你总是上着鞍

① 維达姆，意为快乐的，活泼的。

子，而且，在奔跑了一天以后，他們还要把你套上轆轤，叫你去打水。哼，他們倒好！他們把‘一匹馬当作一条狗，当作一个人’？”

說着，他用大袖子輕輕地擦擦馬的眼睛。

“好，你自个儿去找些好点的草吃吃吧；不过别走远了！等月亮下去，那个亮晶晶的星也跟着隐灭的时候，就回到这儿来。瞧，我不象牧牛人那样，把你拴起来，也不象种田人那样，把你上脚鐐。我一喊‘維达姆回来！’你就馬上到这儿来。”

維达姆全懂得。怎么会不懂呢？一除掉鞍子和籠头，它就一个蹦跳，踢踢后腿，一下倒在地上，仰面朝天，搖来搖去滚了几次。然后，站起身来，摆摆鬃毛，一声长嘶，向花枝遍地的牧場奔去了，一面噴着鼻子，一面甩着长尾巴赶走那些吱吱嗡嗡的夜晚的昆虫。这时基珂什在他的青草床上躺了下来。一张多好的臥榻啊！广闊的平原是枕头，繁星密布的天空是帐子！

天色已經很晚了。但是，大地好象一个坐立不安的頑童，还是不肯睡覚。事实上也无法入睡。到处响着一片輕柔而模糊的声音，充滿着神秘。

鎭上传来的隆隆的鈡声，或者牧狗的吠声，因为相隔太远，这儿倒听不到。但是近旁蘆葦丛中，鷺鷥在鳴唤，宛如一声声鬼叫，草地里的鶺鳥、夜鶯，咯咯咯、喊喊喊地和成千万只青蛙在一齐大合唱；中間还夹杂着霍托巴吉水磨的单調的吱嘎声。在高高的天空，野鵝和鶴在哀鳴，它們排着长长的队伍在空中飞过，几乎和天幕分辨不清。一团团云雾似的蚊子，东一处西一处地在空中打轉，发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呼的乐声。时不时有馬在嘶喊。

可怜的青年人啊！从前，你的脑袋一碰到鞍子，就呼呼入睡，現在你却呆呆地凝望着头頂的蓝天，望着那些星星——它們的名字你的教父曾經一一告訴过你。中間的一顆是北极星，它总在那个老地方；那两顆叫"牧人的一对家畜"，那顆不住变色的叫"孤女的眼睛"。地平綫上端的挺明亮的一顆，是"割禾人的星"，那顆"流浪人的明灯"，更加明亮。还有那三顆，叫"三国王"，那一串星，是"七姊妹"，隐隐約約在霧靄中的那顆，叫做"天堂的窗"。

但是，你既然不能够跟星星談天，又干嗎望着它們呢？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心上，一处惨重的

創伤，使得灵魂在流血。要是你能够倾吐心头的哀曲，要是你能抱怨一番，那也許会輕松一点。但平原是多么辽闊，多么空寂啊！

那顆亮晶晶的星沉沒了，月亮也下去了。馬离开牧場，回到了主人这儿。它輕悄悄地走过来，仿佛怕惊醒他似的，伸着条长脖子，俯下头来看看主人是不是睡了。

“不，我沒有睡着。来吧，老朋友，”基珂什說。

一听这話，馬高兴地发出一声嘶喊，在主人身旁躺了下来。

牧馬人撑起胳膊肘，用手托着头。現在有个談談天的对象啦——一头聪明的牲口。

“你知道！”他說道。“你知道吧，我的維达姆？一个姑娘嘛，就是这样！外面鍍金，里面是銀。当她說眞話的时候，一半是假話；当她說假話的时候，一半是眞話！誰也摸不准她……你知道。我是多么爱她！我为了快点到她身边，往往用靴刺把你的肚皮踢得滲出血来！……在凛冽的寒冻天和火烧似的太阳曝晒下，我常常把你拴在門外面雪地里和泥淖里！我当时根本沒有想到你，我的亲

爱的老馬呵，我只是一心爱着她！”

馬听着主人講起这些往事，好象要笑出来似的。是呀，它的主人以前的确是这样的。

“你也知道，她是多么爱我！……她曾經怎样把薔薇花插在你的耳朵上，用絲带編你的鬃毛，而且亲手喂你甜餅！……甚至在我已經跨上了鞍子，她还常常摟着我跟我接吻，她老是紧紧抱住你的脖子，这样使我可以多待一会儿！”

維达姆輕輕噴了下鼻子回答他。不錯，那姑娘的确是这样的。

“这样一直到那个該死的花子悄悄地偷去了她的半顆心。要是他把她的心整个儿偷去，这倒也罢了！他带了她远走高飞就是！但是他把她扔在这儿；这一半是无上的幸福，一半却是难受的痛苦——”

馬显然想安慰安慰主人，它把头擱在他的膝髁上。

“整他一下啊，上帝！”基珂什在悲憤中咕噥道。“不要让采摘别人的薔薇的人逃过懲罰！我如果杀死他，我知道他的母亲会哭的！”

馬用尾巴拂着草地，仿佛它也很气憤。

“但是我怎么杀他呢？現在，他已在几重山外，离这儿很远啦！你呐，我的可怜的維达姆，可不能带着我飞过国界去。不，你得留在这儿，陪我受苦。”

維达姆对这件事的确无能为力。因此，它就躺下来，伸着它的大头顱和脖子，表示对严酷的天命的默然順受。

基珂什却不让它入睡，他还要跟它談談哩。那匹馬咂咂嘴唇，好象接了个吻，站了起来。

“别睡啊……我还沒有睡哩。有一天，等我們长眠了，有的是睡觉的时間！……到那时我們俩要守在一起……你就永远不会离开你的主人了……他也永远不离开你；即使他們拿一堆跟你的身体一样重的金子来买你，也不会卖了你……我的唯一的忠实的朋友呵！你記得嗎？当时我躺在平原上，已經奄奄一息，老鷹在我上面尖声呱呱叫，你怎么啣着我的背心，帮助医生把我从地上搬起来。你用牙齿啣着我的衣服，把我拎起来！……唔？……你全記得吧？……我的好宝貝！别怕，

我們再也不过霍托巴吉桥去了，再也不上霍托巴吉客栈去了……我在这儿对着繁星閃爍的天空发誓：以后我决不、决不、絕对不再跨进那个假情假义的姑娘的屋子的門檻……要是我講了做不到，星星就不再照到我的身上——"

一听到这种郑重其事的誓言，那匹馬立刻支起前脚，象一只狗一样蹲坐起来。

"不过，别以为我們会老死在这儿，"基珂什继續說道，我們不会永远粘在这块草原上的。我小时候，曾經看見过美丽的三色旗① 迎风飘揚，英俊的驃騎兵跟着旗子奔馳……我当时多么羨慕他們呵！……后来，我看見那些驃騎兵死的死，受伤的受伤，那面美丽的三色旗給倒拖在泥潭里……不过事情不会永远是这样的。有朝一日，我們又会从屋檐下取出那面旧旗子，勇敢的青年小伙子們又会跟在它后面，騎着馬奔去鞭打那批邪恶的哥薩克的骨头！你呢，我的强健的老馬，听見集合号

---

① 匈牙利的国旗。这里說的是1848—49年的匈牙利民族的独立战爭。

一响，就会和我一起去集合。”

就仿佛听到了号角声似的，維达姆一跃而起，用前脚搔搔草皮，鬃毛直竖，头颤高昂，向夜空发出一声嘶喊。这一喊，好象宿营队中的前哨发出了信号，平原上所有的种馬都立刻应声嘶喊了起来。

“到那时，我們这件事就了結了！……到那时，我們就消除了心头的忧伤痛苦，不过不是靠流眼泪来消除！毁坏我的身体的、不是无情无义的少女的毒酒，也不是她的更加恶毒的接吻，而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敌人的刀剑。那时，当我躺在血流滿野的战場上，你就要象这样子，站在我的身旁，俯視着我，一直到他們前来收尸埋葬。”

說罢，好象为了試一試馬的忠誠，基珂什假装死了，奄奄一息地躺在草地上，把一双胳膊僵直地伸在身旁。

馬对主人望了一会，見他一动也不动，它就貼着一对耳朵，走上一步，用鼻子擦擦主人的肩膀，看他沒有动弹，它就围繞着他得得得得快步奔跑起来。当这喧鬧的蹄声还是吵不醒他，馬就站

在他旁边，用牙齿啣住那件扣在他肩上的斗篷，一下把他拾了起来，一直到最后，基珂什睁开了眼睛，用双臂紧紧摟住它的脖子，这才結束了这場玩笑。

“你是我唯一的忠实伙伴！”

那匹馬眞的笑啦！它看主人只是开玩笑，装假死，快活得不得了，笑吟吟地露着齿齦，昂視闊步，又跳又蹦，活象一匹愚蠢的小馬！最后，它在草地上躺下来，把身体一伸。这会儿是它佯装死去，来欺騙它的主人了。不管牧人怎样跟它談天，咂嘴鼓舌，都毫无反应。維达姆一动也不动。

这样，基珂什就把头靠在馬脖子上，它成了一个挺舒适的枕头。維达姆一抬头，看見主人睡了，于是就这样一动不动，一直到天色破晓。

要不是馬突然听到一个声响，即使天亮了，它也不会动一动的。

它大声地噴了下鼻子，吵醒了主人。基珂什从他的“臥榻”上一跃而起，馬也立刻站起身来。

曙光已經透露，东方一片金色。灰蒙蒙的霧靄中，看得見远处有一匹黑团团的馬，正在河这边

奔駛过来。原来是一匹沒有人騎的馬。維达姆刚才听到的就是这匹馬跑来的声音。

这多半是一匹失群的馬，是从哪个牛群中逃出来的。春季里，那些牧牛人的馬，春情一发作，就不愿意寂寞地和牛群为伍，一有机会，就会挣断系繩，逃跑出来，順着蹤迹，奔向最邻近的馬群中去。它們一到那儿，就会发生一場搏斗，結果总是那些闖入者吃亏，因为它們和别的馬不同，脚上連蹄鉄也沒有釘过。

因此，非把这匹馬抓起来不可。

基珂什急忙把他的馬套上籠头，放上馬鞍，拿起那根随身带着的套索，立刻向那匹无主馬奔去。

可是你根本用不着拿套索去捉它！一走近，它就自动地逕直向基珂什这边奔了过来，嘴里发出一声兴高采烈的嘶喊，維达姆立刻应了一声——原来它們是老相識！

“这是怎么回事啊？”牧人喊道，“这明明是費尔科的白面栗毛馬嘛！可是那匹馬早已上莫拉維亚去啦！”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两匹馬碰到一块儿，就友爱地嗯嗯哼叫起来，亲热地互相嗅着对方的胸部。

"是費尔科的馬啊！馬身上烙着他的姓名的首字母'L·F'。而且还有个更有力的証明：这儿有个它小时候被踢伤的伤疤！"

栗毛馬身上拖着一根韁繩，繩上还縛着一个从地上拔出来的木釘。

"你怎么上霍托巴吉来的，咳！白面馬？"山陀尔問道，这时那匹逃馬让他很便当地抓住了縛在它头上的那根韁繩。

"你打哪儿来的？你的主人在哪儿？"

但是这匹馬可沒答理他，也听不懂他的話。一匹終身跟牛群为伍的馬，你能希望它懂个啥呢？

基珂什把他的俘虏牵进畜栏，关了起来。

然后他把这件事去告訴了工头。

不过过了一会儿，这件怪事終于眞相大白了。一个推独輪車的少年从扎姆平原飞奔着跑了来，看他多么慌张啊，連帽子也忘了戴。

他远远就認出了台契 山陀尔，逕直向他奔

来。

“早安，山陀尔叔叔，那匹栗毛馬上这儿来了吧？”

“来了，在这儿。它怎么会逃出来的？”

“它发疯啦。嘶喊了一整天。我想把它身上理理干净，它的尾巴一甩，差点把我的眼睛都敲出来了。到夜里，它就逃跑啦，把韁繩都带走了。我找它一直找到現在。”

“那么，它的主人呢？”

“他还睡着哪——这一下可累得他筋疲力竭啦！”

“怎么累的？”

“呃，这是三天之前的事啦。哎，你沒有听說，山陀尔叔叔？那个莫拉維亚的先生买去的一群牛，在波尔加河渡口突然发了狂，那头公牛和所有的母牛，都猛的一下跳出了渡船，逕直向扎姆平原奔了回来。牧牛人沒办法赶它們回去。也不得不跟着一道回来了。”

“这样說，劳扎·費尔科又回来啦？”

“回来了，但差点叫工头給杀了！那天夜里，

費尔科叔叔跟着奔跑的牛群回到平原上，工头兒駡得可真厉害啊，我从来沒听見过他这样駡人。馬的嘴里直冒白沫，公牛的鼻子淌着血。你只听見工头一迭声嚷着'魔鬼'，'該死'，'絞架'！他还两次举起鞭子来要打牧牛人，鞭子抽得颼颼响。說也奇怪，他結果并沒有打他。”

“費尔科說些什么来着？”

“沒說什么，只說牛要发疯，他也沒有办法。

“'是你誘惑了它們，你这个魔鬼！'工头說。

“'我誘惑它們回来干嗎？'費尔科叔叔說。

“'干嗎？因为你自个儿先就給誘惑住了。“黃薔薇”象迷住台契·山陀尔一样，把你也迷住啦。'

“接着，他們就談論起你山陀尔叔叔来了，但是到底談些什么，我沒有听到，因为他們給了我两个耳光，把我赶跑了，說我听着干嗎？这不干我的事。”

“他們談論我，眞的？还談到'黃薔薇'？”

“好象我知道什么'黃薔薇'，管他們什么'黃薔薇'似的！不过，这一点我倒是知道的：上星期五，当他們赶牛动身的时候，費尔科叔叔到小房子

里去取他的行囊，在那儿，他从袖子里拉出一条彩色头巾，里面包着一朵黄蔷薇。他嗅嗅它，把它贴在嘴唇上，我还当他要把这朵花吞下去哩！然后，他拆开帽子的内衬，把蔷薇花放进里面，又把帽子戴上了。也許这就是'誘惑力'吧？"

基珂什揮揮他的鉛头棍，把路上那棵黄毛蕊花用力一击，敲得花瓣四面翻揚。

"这棵可怜的'王烛草'犯着你什么啦？"孩子問道。

这一击可自另有原因。

"現在事情怎么了結呐？"基珂什問道。

"唔，昨天两个莫拉維亚馬夫走着赶回来啦，他們跟工头商議过了。現在这群牛要赶到蒂薩—浮萊德去，而且叫所有的小牛都跟了一道去，等一过了桥，它們就不会跳下水去啦！他們說，这些牛是奔回来找它們的小牛的。但是劳扎·費尔科只顧自个儿笑。"

"这趟劳扎·費尔科要跟它們一块儿去嗎？"

"当然去罗，师傅整天到晚数落着他，不給他一刻儿安宁呐。不过牧牛人还不愿立刻就走。他

說，牛群奔跑了一陣，必須歇上一两天，他自个儿就象根木头似的足足睡了一天。呃，一气儿从波尔加奔到扎姆平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呵！因此，工头答应讓他休息两天。”

“两天？两天？这实在休息得太久了。”

“我不知道。”

“但我可知道——两天休息下来，他会休息得更久的！”

“哎，我得赶紧走了，趁他們沒起身，把这匹栗毛馬領回去。等到工头駡牧牛人，牧牛人准会到我头上来出气的。到将来我当了牧人，我也要有一个受我管束的推車子的孩子，可讓我来发发脾气啦！上帝保佑你，山陀尔叔叔。”

“上帝早就保佑我啦。”

孩子跳上光背的栗毛馬，用他的赤脚往馬肚子上一夾。但是栗毛馬动也不动，接着，突然一个轉身，又想回到馬群里去了。最后，基珂什看这孩子可怜，就取出他的鞭子，在馬屁股上用力一鞭，又噼噼啪啪两三下，这一来，那匹馬才俯着头，笔直地往平原上一溜烟奔去了。那孩子好容易坐住

了身子，用双手紧抓着馬鬃。到这时，基珂什才想起了他应該怎么办。

“請你轉告劳扎·費尔科，台契·山陀尔向他問好！”他向那个漸漸远去的“陶立格什”高声喊道。但是那孩子是否听到，这就不得而知了。

第十一章

第二天，基珂什走进“卡拉姆”，对牧人头儿說：

“我手头有点事情，教父，下午能不能让我請半天假？到黃昏我就回来。”

“当然可以去，我的儿子，”老头回答道，“不过有一个条件。你不要上霍托巴吉客栈里去。你懂我的話嗎？”

“我向你保証，决不跨进霍托巴吉客栈的門檻。”

“很好，我知道你是講到做到的。”

但是，基珂什把心里的这句話忍住了沒講出

来："除非用一块被单子把我抬进去。"

他走的那天下午，天气潮湿，又悶又热，天上一片奶油色。变幻不定的海市蜃楼，显得特别离奇古怪。头頂沒有鳥声，所有的鳥都伏在草底下。而一群群的馬蝇、牛虻和蚊子，可比平常更加恼人地纏着你，馬不得不一会儿踢脚，一会儿搖头，驅赶开这些嗜血的折磨者。因此，一路走得很慢。基珂什放松了手中的韁繩，任随那匹馬自个儿走去，但它并沒有迷路。基珂什也感觉到，一場暴风雨就要来了。

突然，当他們到达那个胜利的西徐亚人[①]的建筑遺迹——霍托巴吉大桥上的时候，基珂什吃了一惊。

"不，不！"他喊道。"我們不能上这儿去，老朋友。你知道，我曾經对着布滿了星星的天空起过誓，决不再过这座桥。"

不过，当时他起誓，并沒有說今后决不涉水蹚过霍托巴吉河。

---

① 黑海北岸的古代游牧民族。

因此，他轉到磨坊下面，那儿河寬水浅，蹢过去很容易。那匹馬不得不游一段路，但牧人对这却全不在意；他的鑲边的亚麻布褲，在这酷热的太阳光下是馬上就会晒干的。

接着，他快步向霍托巴吉客栈駛去。一到这儿，那匹馬也拚命快跑起来，一边还高兴地嘶喊着。有一匹馬应和着发出一声快乐的嘶叫：原来那棵洋槐树下，正系着它的老伙伴——那匹白面栗毛馬。

說来，霍托巴吉客栈本来就沒有院子，在房子、馬厩和棚屋的前面的那块辽闊无垠的草原，幷沒有用什么籬笆之类隔开。尽管如此，客栈一向都把它当作院子用。在那儿放了一张桌子，两条长凳，顧客們就坐在树底下呷酒。

基珂什跳下馬。把它系在另一棵洋槐树上——就是說，不是拴着白面栗毛馬的那一棵树。

在园籬旁的蔭地里，沉思默想地站着两匹长耳朵牲口，它們正伸着脖子，想吃那些挂在籬上的一簇簇伏牛花，可是够不到，还差着点儿。两个騎牲口的坐在洋槐树下的桌子旁，把他們的鑲皮的

"崩达"翻披在肩上，完全不顧天气悶热。事实上呢，他們穿皮衣是为了遮太阳。他們一边慢吞吞地喝綠玻璃杯中的廉价酸酒，一边哼着一首唱个沒完的牧羊人的歌，这支歌听去又单調，又惹人討厌。他們两个都是牧羊人，他們的坐騎是驴子。

台契·山陀尔在长凳的另一端坐下来，把他的棍子放在桌上，聚精会神地望望天边阴森森逼过来的那几块一閃一閃的烏云，和云下面的一条黑沉沉的地平綫。一根黃色的大柱子正在一边旋轉着向上升——要起旋风啦。这时那两个牧羊人在唱着：

牧羊人貪杯喝酒，
他的驴子越来越悲愁。
小灰驴，别担忧，
我們馬上就赶着羊羣走。

基珂什可听得受不住了。

"喂，够了，皮斯塔！"他喝道。"看上帝面上，别唱这种阴沉沉的小調啦，趁你沒喝醉酒，还能走动，跨上你的灰驴子，把羊群赶走吧。"

"唷，唷！台契·山陀尔今天看去在生气哩！"

"要是你再逗我，我可就要更加生你的气啦！"基珂什說着，把袖子卷到了胳臂肘上。現在，誰要是来惹他，他已經"准备"好啦。

两个牧羊人打了会耳喳子。他們完全懂得平原上的規矩：基珂什在座，牧羊人只能在取得他的允許以后，才能坐下来。要是基珂什說："滾！"牧羊人就不得不走。

一个牧羊人用玻璃杯底輕輕敲敲桌子。

"暴风雨就要来了，我們还是会鈔了吧。"

客栈老板的女儿聞声走出来。她假裝根本沒有看見基珂什，管自招待两个牧羊人，算了酒帳，收了他們的"狗舌头"，把找头找給他們，然后揩干了桌上泼出的酒。牧羊人一跨上驴子，又有恃无恐，大胆地高声唱起他們的歌来：

两个小伙子赶着羊羣，
豺狼都害怕我的猛狗。
我干什么？我就是整天
騎着我的小灰驴向前走。

等到他們倆走得很远了，姑娘才跟基珂什打招呼。

“喂，你連‘日安’也还沒有跟我說吶，我的好宝貝？”

“我的名字叫台契·山陀尔，”牧人狠狠地吆喝道。

“請求大人原諒！你愿不愿上酒吧去，先生？”

“謝謝！我在这儿挺自在。”

“到里面去，有合适的伙伴可以談談。”

“看見这匹馬我就知道了。他馬上就会到外面我这儿来的。”

“好吧，要我給你拿点什么？紅酒？白酒？”

“不，我不喝这些酒，”基珂什說。“拿瓶装的啤酒来。”

瓶装的啤酒无法下毒葯。瓶塞一拔开，泡沫立刻冒出来。

姑娘懂得这个暗示。她压下心头的痛苦，不一会就拿来一瓶啤酒，把它放在小伙子面前。

“这是怎么啦？”他喊道。“我是个皮鞋匠的学徒嗎，只給我拿一瓶酒？”

“是，是，先生。別生气。我馬上再去拿。”

这次她捧了一抱来，把六瓶酒成一排放在他

面前。

“这才行啦，”他說。

“要我开瓶塞嗎？”

“謝謝！我自己会开。”

他取过一瓶酒，在桌边上一砸，砸断瓶脖子，把起泡的啤酒倒进旁边的长玻璃杯中。这样倒酒，化錢更多，因为这一来破酒瓶也得付錢；不过呢，“紳士总是紳士”。

姑娘飘飘然地跑开了，走的时候，腰部卖俏地一摆一摆。她的金耳环发出一陣陣玎玲玲响。她的头发已經披了下来，不再盘在梳子上，两个綢带的尾端，在背后一晃一晃，妖嬈迷人。好象是在說：“你这样待我，我也这样待你。”

基珂什坐着默默地喝啤酒，姑娘在走廊上唱了起来：

要是你知道我的心中事，
知道誰是我的心上人！
那么哭泣的就不單是我，
連你也会发出了哭声。

唱到第四句上，門砰的一声关上了。

到她再出来，桌上已放着三只砸断脖子的酒瓶。克拉莉取起瓶子，撿起碎玻璃片，放进她的围腰布中。

喝了三瓶酒以后，基珂什的心情也不同了。当那姑娘在他周围瞎忙着，他突然伸手摟住了她的腰部。

她幷不推拒。

“嗯，現在又可以叫你‘山陀尔’了吧？”她問道。

“你永远这样叫就是。你有什么話要說嗎？”

“你有什么要問嗎？”

“你的眼睛为什么这样紅？”

“因为我是那末幸福呵。有一个人来向我求婚了。”

“誰？”

“維尔伏吉的开客栈的老头。他是一个很有錢的鰥夫。”

“你答应他嗎？”

“要是他們把我带到他那儿去，为什么不答应？放我走吧。”

“你扯謊，扯謊！你想掩飾你的謊話，可是欲盖弥彰！”小伙子喊道。

說着他把手从姑娘腰上放了下来。

“你还要喝酒嗎？”她問道。

“干嗎不喝？”

“喝了这么多酒，你会喝得烂醉的。”

“我正需要喝些酒来浇灭心头的烈火哩。别忘了，給那个人多喝些烈酒。待他喝得火起来，这样我們俩就可以較量一番啦。”

她可很小心，沒有把这个“外面的人”的事情去告訴“里面的人”。

于是，基珂什不再求人，就自个儿干了起来。他摆着一副他們慣常用来揶揄牧牛人的神气，开始唱道：

我是彼得利的勇敢的牧人，
看管着彼得利原野上的畜羣。
我的多少伙伴
在泥濘、风雪中輾轉；
我却在暖暖的羽毛被上睡得稳稳。

想得眞妙！歌还沒有唱完，那个人就出来了。

他一只手拿着他的紅酒瓶，瓶上罩着一只大玻璃杯，另一只手提着他的棍子。他把酒放在基珂什对面，接着把棍子放在另一根棍子旁边，然后就在基珂什对面坐了下来。

他們既不握手，也不打招呼。双方只默默地点了下头，仿佛他們两人之間根本就无須談天似的。

“你旅行了一趟回来啦，伙計？”基珂什問道。

“要是我高兴去，我又馬上会走的。”

“上莫拉維亚？”

“是啊，要是我不改变我的計划的話。”

他們两人都喝起酒来。停会儿，基珂什又开腔了。

“这一趟你要带个老婆去吧？”

“我哪儿去搞老婆？”

“我告訴你吧——把你的母亲带去嘛。”

“她情愿在德布萊津当个小商販，你就是拿整个莫拉維亚跟她交换，她也不干！”

他們两人又喝酒了。

“唔，你跟你母亲告別过了？”基珂什問道。

"跟她告别过了。"

"把你跟工头的帐目都结清了嗎?"

"当然罗。"

"你沒有欠别人錢?"

"你問得眞怪!"牧牛人喊道。"不,我沒有負債,即使牧师那儿也沒欠他。这跟你什么相干呐?"

基珂什搖搖头,又砸断了一个酒瓶。他想往他朋友的杯中倒一杯,但是牧牛人用手盖住了杯子。

"你不喝我的啤酒?"

"我遵守老規矩。啤酒喝了喝葡萄酒——不必怕,葡萄酒喝了喝啤酒——使不得。"

基珂什自个儿倒光了瓶里的酒,然后开始講道了(喝啤酒喝到后来往往是这样的)。

"喂,伙計,"他說,"世界上再沒有比說謊更卑鄙了。我有一次撒了个謊,虽然并不是为自己,但这件事却一直压在我心上。牧羊人講講謊話无所謂,但是騎馬的人可不行。第一个牧羊人就是个說謊者。他們的鼻祖雅各把手弄得象以扫一样毛

烘烘，欺騙他父亲时就撒了謊①。所以，要是他的牧羊的后代靠撒謊过活，这就不足为奇。牧羊人撒謊是合宜的，但是一个牧牛人可就不行。”

牧牛人发出一陣哈哈大笑。

“嗨，山陀尔，你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牧师呐！你講起道来，簡直抵得上圣灵降临节②在鮑尔馬兹一烏伐洛什的那个候补牧师呐。”

“是嗎？嗯，伙計，我当上一个好牧师，这在你可能还无关紧要，但是如果我当上一个好律师，那你可能就要当心点了。你說你一个破錢儿也沒有欠人？”

“我什么人也不欠。”

“不撒謊？”

“无須撒謊。”

---

① 以撒年老，眼睛昏花，叫他大儿子以扫往田野打猎，作成美味給他吃，以便在未死之前，給他祝福。雅各为了求得父亲以撒的祝福，拿肥山羊羔作成美味遞給父亲；由于自己身上光滑，以扫渾身是毛，雅各就用山羊羔皮包手和裹项，以撒摸着雅各，以为是以扫，就給他祝福。这个故事見《旧約》《創世記》第27章。

② 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日。

"那么这是什么呐？这张紙条是什么呐？你認識吧？"

基珂什从口袋里取出那张票据，递到他的伙伴的眼前。

牧牛人又气又羞，一下滿脸緋紅了。

"这怎么落到你手里来的？"他从座上一跃而起，憤怒地責問道。

"来得正正当当的。請坐，伙計，"基珂什說。"我不提任何問題，只說教講道。不久以前，有一个好人，拿了这张票据到我們那儿买馬。他付了一张支票，当我問他这是怎么回事，他作了解释，并且說，你知道票据的用途，說着他把你出的票据拿給我看。他大发牢騷，說这张票据有个疏漏，就是它写明只能在霍托巴吉付款，霍托巴吉可是一个很广大的地区。因此，現在我把这张票据拿了来，請你改正一下。不要让一个馬販子說，霍托巴吉的牧牛人欺騙了他！应該加上一句：'于霍托巴吉客栈庭院中付款。'"

基珂什講得那么溫和，他的伙伴完全給騙住了。牧牛人想，这沒有什么可怀疑的，这儿講的不

过是基珂什和牧牛人的信誉罢了。

“好，我照你講的办吧，”他說。

他們敲敲桌子，克拉莉卡走了过来(她一直悄悄地在門旁边潜听)。她看到这两个青年人不但沒有大打出手，而且正在客客气气地商談，心里大为惊奇。

“給我們拿笔和墨水来，克拉莉，亲爱的；”他們說。

于是她到那个市鎮长官住着的房間里去取来了笔墨。然后，她就看着他們到底干什么。

基珂什把那张紙头递給牧牛人，用手指指着写在哪儿，并告訴他該怎么写。

“‘于霍托巴吉付款’，这已經写上了，現在要加上的是‘客栈庭院中’几个字。”

“干嗎在庭院中？”牧牛人問道。

“因为——因为就是要这样嘛。”

这时暴风雨正在迅疾地逼近来。一陣暴风雨前的热风吹过，尘土飞揚，好象一团团黄云，遮沒了天和地。一些吃肉的猛禽，在霍托巴吉上空来回翱翔，吱吱尖鳴，而一群群的燕子和麻雀，急忙

鉆入屋檐下躲避。一声怪响的风暴的怒嘯，风馳电掣掠过了平原。

“你們还不到里面来？”姑娘催促道。

“不，不，我們不进去，”基珂什回答道，“我們在这儿搞妥了。”

等牧牛人写毕，基珂什从他手中接过笔去，翻轉票据，用又大又圓滑的字体，在反面写上了他的姓名。

“哎，为什么要写上你的名字？”牧牛人好奇地問道。

“这样等付款的日子到了，这十个福林就由我来付，用不到你来付了。”

“为什么要你代我付？”

“因为这是我的債嘛！”基珂什說，戴上帽子，眼睛閃閃发光。

牧牛人一下脸色变白了。現在他才知道什么事在等待着他。姑娘对他們写的和談的話，什么也不了解。她搖搖头。鍍金的耳环发出一陣玎玲玲响。“他們真傻啊，”她想，“‘这个’啊，‘那个’啊，‘黃薔薇’啊，他們准是在談論她！”

基珂什小心地折好那张紙条，把它递給她。他彬彬有礼地說：

"亲爱的克拉莉，恳求你把这张紙头好好地放在你的抽屜里。等馬販子彼利坎先生从沃諾德赶集回来，上这儿来吃飯的时候，就把这张紙头交給他。告訴他，这是我們两个老朋友，劳扎·費尔科和台契·山尼[1]带給他的，并且向他問好。我們两个人中的一个会来把錢付給他的，至于到底哪一个，到时候自会知道。"

姑娘聳聳肩。"怪人！他們根本沒想到爭吵！在同一张紙头上签了名。"

她撿起笔墨，拿回到长廊末端的那个市鎮长官住的房間里去。两个小伙子都留在外面。

第十二章

基珂什鎮靜地倒空了他最后一瓶啤酒。牧牛

① 山陀尔的爱称或卑称。

人把余剩的紅酒倒进杯里。

他們当的碰了下杯。

“为你的健康！”大家一飲而尽。

这时基珂什开口了。他用胳膊肘支着脑袋，說道：

“这是一个挺好的大平原，这个霍托巴吉，对吧，伙計？”

“說得对！”

“我認为，摩西領着犹太人流浪了四十年的那片沙漠①，也不見得会比这个平原更大些！”

“你一定很清楚，你一向熟讀«圣經»！”

“可是，霍托巴吉大是大，却不足以同时容納你我两个人。”

“我也这么想。”

“那就让我們两人去掉一个吧！”

說着，两人抓起了各自的棍棒——两根查特森林里采来的櫟树苗，在末端鑲着很重的鉛的棍子。

---

① 見«旧約»«出埃及記»。

各人向各人的馬走去。牧人是不徒步决斗的。等到姑娘从屋里出来，他們都已上了鞍。

这时大家已不再說話。两个人默默地轉过背，一个向右跑，一个向左跑，好象急忙逃开一場即将来到的暴风雨似的。等跑了相隔两百步光景，两人同时回头一看，拨轉了馬头。然后两个小伙子都揮着棍棒，用靴刺把馬一踢，面对面急冲过来。

这是平原上的决斗。

这件事可不象看去那么容易。騎馬斗剑是一种艺术，但是給剑一击中，所受的創伤可不是容易忘掉的。揮着棍棒的人，一定要在他的飞奔过去的馬和来馬相遇的一霎間击中敌手。在一下刺过来时，你不可能避开，也不可能挡开。誰刺得准，誰就得胜。

两个牧人奔馬相遇，相隔不过一棍距离，互相往对方头上用力一刺，然后縱馬而去。

台契·山陀尔在鞍上一个搖晃，他的头給对方一戳，向前一俯，但馬上又一下抬起来，理正了他的弄綯的帽子。显然，刚才他头頂只挨了下棍棒柄。

他那一刺可就刺得比較准了。他的鉛头棍的末端击中了敌手的脑壳，对方身子一歪，滚下了馬鞍，迎面朝下，扑到了地上。胜利者勒住馬，立刻敏捷地对倒下的敌人从头到脚一頓抽打，不放过一寸皮肉。这是当地的风俗。

如果高貴的紳士們也仿效这个方法，那么，天知道决斗这种事会少到什么程度哩！

干完这件事以后，基珂什用棍子挑起敌手的帽子，撕掉帽子的內衬，看到里面藏着一朵枯萎的黄薔薇。他把它迎空一拋，举手对准一棍，花瓣立刻四散紛飞，好象蝴蝶随风翩翻。

"我不是早告訴你了嗎？"基珂什在馬上向站在店門口观看这場决战的姑娘高声喊道。他指指血肉模糊的敌手。"喏！把他搬进去，好好护理他！現在他可以归你啦！"一个可怕的霹靂打在磨坊旁边。暴风雨来了。他們四周的天空，响起了一片隆隆声和噼啪声。

"你知道，"姑娘說，"要是是他抽打你，我一定会把我的身子扑在你身上，不让你受他的抽打！那样的話，你就会知道我是多么眞心地爱你！"

基珂什用靴刺把馬一踢，一下飞馳而去，冲进了暴风雨中。大雨傾盆，冰雹急擲，閃电耀眼，雷声隆隆。姑娘在后面凝望着騎馬的人，一直到暴风雨遮住了他。电光过处，他的人影在急雨中閃現了一两次，接着，她就看不見它了，这样直到最后完全消失为止。

也許，她从此永远看不見他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黄蔷薇
作者＝（匈牙利）约卡伊·莫尔著　　汤真译
页数＝１６１
ＳＳ号＝１０９３８７９５
出版日期＝１９６０年０３月第１版